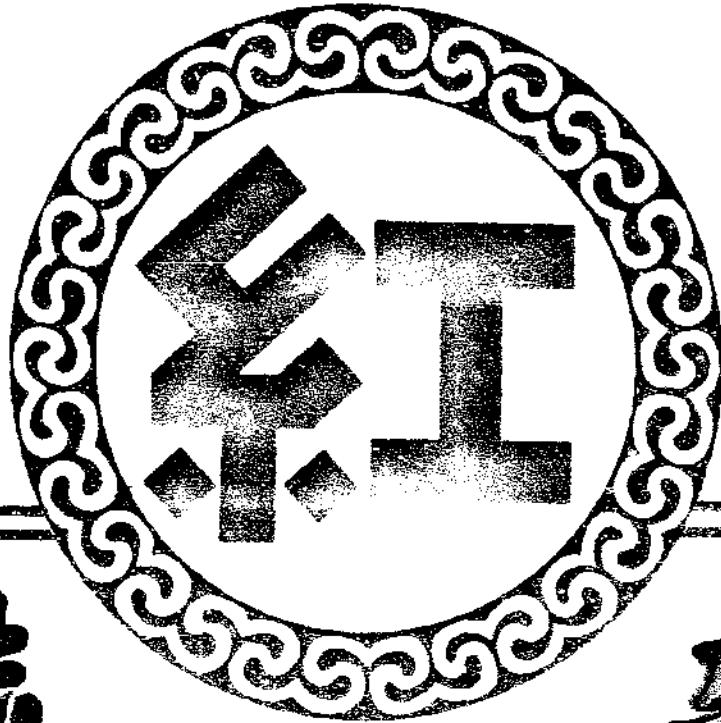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雜誌

期五卅卷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美英華駐司公烟美英華駐
司公限總理經理



南京圖書館藏

聯珠煙真正好

大聯珠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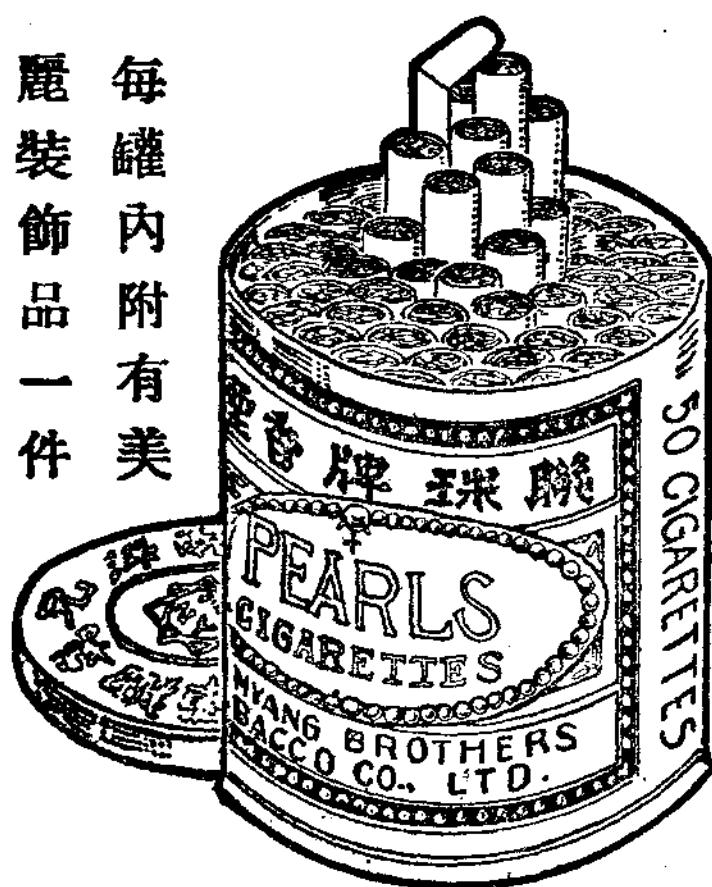
味香醇價公道

諸君花費半元

銀吸煙之外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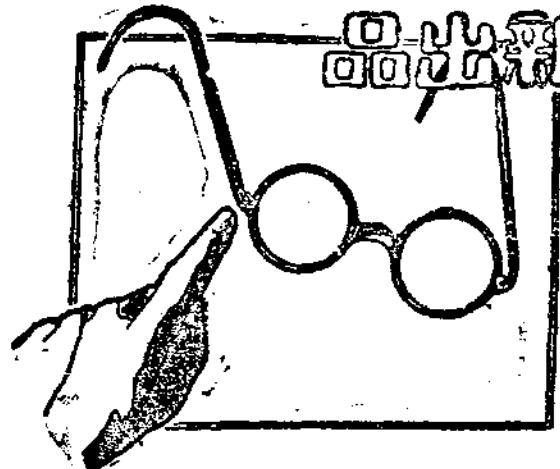
有飾品好送人

每罐內附有美
麗裝飾品一件



中南國洋兄弟草烟公司

電鑲鉸鍊



魯克眼鏡

遠眼鏡東公司

● 上海大電話
新中間央七四六四二首南路馬三街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鉸鍊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債棟，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第八十五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發行
陰歷甲子三月初一日發行

短篇小說

大觀園夢史

求幸福齋主

甲子元旦

滌塵

卅六鴛鴦館雋拾

孫耀蟬

黃金作祟（上）

程瞻廬

春晴

蔣愚庵

滑稽尺牘

徐卓呆

車中

陳達哉

有髭鬚阿媽說

程瞻廬

瓜子落花生軒漫錄

胡寄塵

看護婦的日記

俞亮時



紅雜誌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五張).....不肖生

第三十三回 述奸情氣壞小豪傑 宣戒律槍殺三師兄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五回 入醫院彭少爺飲彈 走洋行張小姐吃虧

文壇趣話.....朱楓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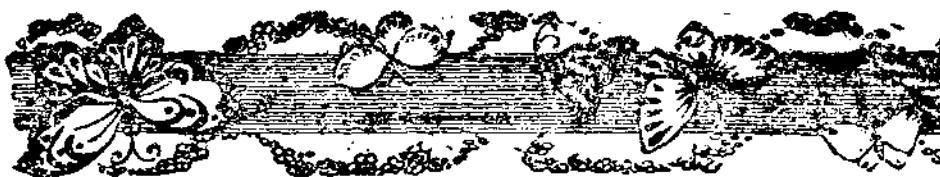
新譜錄.....程瞻廬

春明闌闈續錄.....陸律西

姑蘇小志.....戚飯牛

嫁後之嫁後.....顧明道

滑稽秘訣.....何蘭茵





上一期的更正

上一期因為校勘疏忽。很有幾個錯字。現在把已看出的更正在下面。（不可思議之虫類）第三頁第五行「各獲放屁虫一頭。拈在手中。」二句。圈點及字均有錯誤。又第五頁第八行「秋冬間此虫伏匿土中。伸縮行動。亦如常虫。至春夏之交。」云云。前後誤排。以致文意矛盾。餘如（輯餘漫墨）亦有訛字及漏字數處。因此類文字。無關書中宏旨。故不更正。

這一期的精采

求幸福齋主因入春偶櫻小極。所以好久沒有作品在本雜誌發表了。本期所刊「大觀園夢史」意在言外。

讀者當玩索得之。「黃金作祟」是社會小說。「車中」是教育小說。「看護婦的日記」是軍事小說。與「一竿紅日賣花聲」一篇。同一用意。嫁後小說本期起繼續披露。

下一期的預告

獨鶴做了篇「春燈舊影」之後。好久沒有小說了。下期又有他的傑作。叫做「易魂術」。情節很滑稽。諸君注意。

杜滋園畫例

癸亥夏重定

山水屏條 每尺 二元五角

堂幅橫披手卷照屏條加倍

扇冊 每件 三元

工筆青綠金箋加倍

花鳥照山水八折 點品另議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

件不誤

吳蒼碩 沈太侔
惲季申 惲鐵樵 代定

收件處

上海北京各大箋扇莊彙交上海
白克路四號大源製鹽公司杜叔和或逕
寄常州後北岸東首杜寓亦可

說小探偵批大的行發局書界海上

鐵假面

全書三冊
一元六角

老虎黨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元
價洋二冊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論治胃症如何

章廉士大夫醫術何用果生耶



療治胃弱不化之症其法惟由強健之血液輸入胃經使胃部強健有力可也此即章廉士醫生之法也請觀以下所刊即可知矣
浙江楊君直欽係該處英美紙煙公司太古火險卜內門洋礦白禮氏洋燭四家之經理也其來信云鄙人因患胃不消化身量輕瘦體力疲困之症經多數名醫診治服藥均不見效及試服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甫馨一瓶旋

即見效連服數瓶胃口消化面容紅潤身體肥
胖精神加倍大異往昔皆紅色補丸之奇功
也感激甚深特此表揚以鳴謝惱

蘇門得彌邦加蘭思思埠中華學校教員廖則
顧先生來信云鄙人曾患胃不消化舊症已歷
三年每次呼吸胸膈不勝痛苦乏力殆盡見食
農懼恐食後疼痛也卽少食微物亦覺痛苦難
堪多方延醫服藥調治終鮮功效及試服章廉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漸見功力呼吸漸見輕鬆
胃口漸增痛苦漸消於是連爲服用及至胃亦
消化十分全愈而後已鄙人之症誠係章廉士
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也

江蘇南京董士傑君係陸軍二等軍需三等獎
章陸軍第六師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三團第
二營軍需長也其來函云鄙人常患四肢無力
頭暈腦漲胃口不開夜難熟睡等症入軍界執
事務又加終日恩索勞心過度以致病益加劇甚至腰酸背痛面無血色敵營醫官囑余服用章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彼乃現今第一良藥也效驗頗著證據確實余從其勸如法服用病竟全好此刻身體強壯與前大不相
同矣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乃是不分男女老幼爲最奇妙之補血健腦精力復原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大觀園夢史

求幸福齋主



做過夢呢

紅樓夢這部書被一般熱昏的無賴少年看了去，莫不羨慕書中賈寶玉所享受的豔福，巴不得自身也變成了賈寶玉。登時走進大觀園與那許多女性的姊妹丫頭們行樂耍子，所以有些迂腐先生硬派這部書作淫書，不許青年人撫摩賞鑒，其實說也難怪，倒真有些渾小子們充滿了性慾，對這部書發過癡。

如今不講旁的什麼血氣方剛的青年們就是那布店老板阿三人稱爲三小子的他本來不認得許多字單在茶館裏聽見說書先生們信口開河說紅樓夢小說上賈寶玉賈二爺怎生在大觀園裏逍遙自在有許多絕色的女孩子們陪他頑耍享受盡人世



大觀園夢史

二

間從來未有的豔福他一字字一句句聽在心裏忽然發生一種癡想巴不得自己登時也變成了賈寶玉跑到大觀園去住上幾時也分一點豔福來享受享受那就真是不枉爲人在世一場了

這一天三小子在布店裏做了一會買賣覺得精神有些疲乏兼之那夢想做賈寶玉的一種念頭橫互在心朝思暮想廢寢忘餐終於難得遂順心願更不免非常懊喪恰巧他店裏有一個夥計名叫吳新登的素來知道他的心病便笑吟吟地逗他說道三老板你不要呆坐在家裏發癡要隄防悶出病來我看今天花園劇場裏有一班著名的髦兒戲在那裏演劇內中有幾個唱花旦的都長得甚是標緻大概紅

樓夢中幾個美色女子也不過是那般美法你何不前去看一看就把那戲園子當做大觀園把那些坤角兒當做大觀園中的姊妹也很可以過一回賈寶玉的癮咧

吳新登一邊說著早就把三小子拉出店門直奔花園劇場買了兩張池座的票踱進園中覓兩個座兒坐下三小子定神一看只見那戲台上正演著一齣花旦戲那唱花旦的穿著一身新的繡花衣褲小臉蛋上搽著許少胭脂花粉擠眉弄眼的在台上浪得甚是起勁果然很像一個美人兒三小子雖說夢想紅樓夢中的美人但到底未曾看見過如今見了這花旦也就無妨以理想中的美人看待伊了不過儘

是這樣乾。望著。并。不。能。上。台。去。與。那。美。人。親。近。親。近。仍。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便。又。不。免。心。癢。難。熬。加。上。幾。分。癡。病。咧。

誰知正在這出神的當兒戲園樓上包廂裏不知那裏來了一位閻看客有仇人要暗算他遠遠地拋了一顆大炸彈上去砰的一聲如天崩地震一般竟將那座廂樓炸塌下來那位閻看客的死活雖不得而知而三小子所坐的地方正在這包廂下面一聲劇烈的響聲本早已將他耳朵震聾魂嚇跑再加以許多樓板木柱接着倒壓在他身上更壓得他九死一生失去了假癡假呆的知覺然而他三靈不昧一念猶存在那悠悠蕩蕩之中死也要做賈寶玉的心

並。不。曾。死。竟。向。那。理。想。國。中。的。大。觀。園。一。路。找。去。

霎。時。間。來。到。一。個。所。在。迎。面。只。見。一。幢。巨。第。大。門。上。有。三。座。朱。漆。的。門。門。外。邊。有。一。對。很。乾。淨。的。石。獅。子。門口站著一羣雄赳赳氣昂昂的武士三小子以為是什麼神廟不敢逕上前去只探頭探腦的向裏邊呆望猛的被一個武士看見一步躡到他身邊似焦雷一般吆喝了一大聲他以為是來驅逐他的嚇得正要躲不料那人竟是對他唱了一個大肥喏接著又彎腰請了一安很恭敬的說道小的就是看門的頭領焦大請二爺快些進大觀園去罷裏面一夥人正等得很心焦咧

他定了定神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榮國府而且也

大觀園夢史

四

就是大觀園眼前這個焦大口口聲聲叫他二爺。敢莫自己也真個成了賈寶玉了麼。正猶豫間忽見裏面接連跑出來了一大堆人。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都圍著他叫二爺并現出很歡迎的神氣。他仔細一想這些人當是大觀園中的姊妹。他忽然搖搖手道：「不對，不對！我雖願意做寶玉，但外邊人都叫我做三小子。三老板并不是什麼二爺呀！」那般人笑道：「你又說瘋話了。但不管二爺也好，三爺也好。我們只要把你這賈寶玉今天好容易被我們找著了。沒得什麼多說的。快跟我們進園子裏去罷。」他道：「要我進去很容易。但我究竟祇是頂賈寶玉的缺的。人祇能叫做賈寶玉。第三你們如肯依我那就什麼事都依你們的。那般人便又忙答道：「好辦，好辦。我們只要的賈寶玉什麼第二、第三不算一回事。如此你總可以進去了。」

於是他就被衆人簇擁著直來到大觀園中走入怡

紅院住下。按著滿園子的人，都紛紛傳說，說是寶玉回來了。大家快來覲見呀！便一排一排的來了許多。人齊到他面前來請安。他一一細看，果然女子居多。有的說是他的姊妹，有的說是他的丫鬟，有的說是他的僕婦。間有幾個男人，也說是他的僕役書僮，或門客之類。直看得他眼光撩亂，應接不暇。一會兒天色已晚，他要回到臥房去了。忽然心裏懷疑，道：晚上住呢？嘆了一陣，果然就扭著走了。他便再問道：我究竟什麼人陪我呢？當即隨便找一個丫鬟，問道：林妹妹在這裏麼？那丫鬟答道：林姑娘不是早已死了嗎？他道：那麼寶釵夫人呢？丫鬟道：這却還在。便大聲嚷道：二爺請太太呢。

這一聲喊，忽地喊出一個半老的婦人來。他睜眼一看，是那黃臉婆子。他肚皮不高興，便埋怨道：你真會冤人！薛寶釵是這樣難看的嗎？那丫鬟道：你出去了這麼久，才回來。夫人自然老了呀！那黃臉婆子聽說他嫌伊老醜，也撅著嘴生氣道：你既然嫌我，我搬到大觀園外邊去住就是。這裏頭常常鬧妖怪，我還不願意在這裏去住呢。是這裏頭常常鬧妖怪，我還不願意在這裏去住呢。嘆了一陣，果然就扭著走了。他便再問道：我總得有人陪著才行。難道寶玉就沒有姨太太嗎？那丫鬟道：姨太太麼？有的有的。你早不說不然我早替你請出來了。便又嚷道：姨太太二爺叫你快來。他再留神去看那姨太太時，却認得伊就是適才園劇場唱花旦的九蓋燈，又不免驚訝道：伊不是唱花龍的嗎？

戲的嗎。那姨太太含笑道：「不錯，我是唱過戲的。我就
是藉官呀！」他見這藉官長得果然不錯，便不願多說。
旁的只把伊留住那裏，與他作伴，姑且度過一宵。
再說。

到了次日，他剛一起來，只見那吳新登大模大樣早已
坐在他屋子裏。他正想動問我們昨天在花園劇場聽戲，
都聽得好好的，怎麼會一同來到此地？不料那吳新登却先
开口道：「我費了許多氣力，一手把你登做這總管，騰出自己
身子來，好一味享福。」妻子當即連聲認可，并請吳新登暫且回去，隨後即正式派
人相請。不料吳新登走後，又走進一些人來，爲首的是那牛鼻子道人王一貼，自命爲賈二爺的軍師。其餘便是程日興、詹光、賴大、來升、焙茗、一些門客僕役。
事與我們這邊作對，不肯結合在一道兒。這邊又因府之主了。近年來局面鬧得很不好，南邊甯國府事。

歷來管事的人種種不力，把家裏頭財產弄得很虧。
必得好好整理一下，才對我倒是很想幫你忙。再替
你把這些事一齊辦好，讓你舒舒服服多做幾時，闊
公子的。但我沒得權，也是不好辦事。你不如把府裏
頭總管一個位置派給我罷。他念著吳新登往日的
交情，又因今天聽見說榮國府裏還有這許多麻煩，
的事情不是自己辦得了的，樂得送這人情，讓吳新
登做這總管，騰出自己身子來，好一味享福。妻子當
即連聲認可，并請吳新登暫且回去，隨後即正式派
人相請。不料吳新登走後，又走進一些人來，爲首的是那牛鼻子道人王一貼，自命爲賈二爺的軍師。其
餘便是程日興、詹光、賴大、來升、焙茗、一些門客僕役。

都。非。常。反。對。吳。新。登。說。萬。萬。不。能。將。總。管。一。席。輕。易。
送。給。旁。人。他。道。不。給。吳。新。登。又。給。誰。呢。

王。一。貼。道。吳。新。登。自。恃。功。高。驕。傲。非。凡。一。旦。授。以。權。
柄。必。然。太。阿。倒。持。連。你。二。爺。都。得。受。他。的。制。依。我。愚。
見。不。如。隨。便。派。一。個。不。相。干。的。人。做。總。管。其。餘。的。事。
由。我。們。大。家。分。頭。主。辦。免。得。使。吳。新。登。一。夥。黨。羽。全。
行。把。持。了。去。二。爺。若。是。想。不。出。人。來。我。倒。可。荐。上。一。
位。就。是。那。孫。紹。祖。你。看。好。不。好。他。道。這。倒。無。可。無。不。
可。的。但。適。才。聽。見。吳。新。登。說。榮。國。府。近。來。很。鬧。飢。荒。
甯。國。府。又。常。常。與。我。們。爲。難。這。些。事。又。怎。麼。辦。呢。我。
這。回。來。是。專。爲。圖。舒。服。的。有。這。些。麻。煩。事。你。我。也。得。
幫。我。想。個。法。子。才。好。王。一。貼。道。鬧。窮。的。這。件。事。原。不。

止。一。天。了。如。今。若。得。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做。賬。房。向。
外。頭。調。動。點。款。子。再。把。一。切。家。產。好。好。清。理。整。頓。一。
下。也。未。嘗。過。不。過。去。我。看。王。善。保。那。人。理。財。很。有。經。
驗。不。如。就。請。二。爺。派。他。做。一。名。賬。房。至。於。甯。國。府。的。
事。他。們。既。與。我。們。反。對。總。不。是。空。口。可。以。說。合。的。這。
邊。有。個。吳。興。很。會。一。點。武。工。叫。他。帶。領。著。焦。大。包。勇。
一。般。力。士。常。常。去。和。甯。國。府。那。邊。打。架。把。那。座。府。奪。
遇。來。也。就。行。了。

他。見。王。一。貼。說。得。有。條。有。理。很。有。把。握。心。裏。自。是。懽。
喜。雖。說。覺。得。如。此。辦。去。有。點。對。不。住。吳。新。登。但。被。王。
一。貼。他。們。大。家。緊。緊。一。逼。一。時。沒。得。主。意。也。就。糊。裏。
糊。塗。的。寫。下。一。張。手。條。竟。自。派。孫。紹。祖。做。總。管。王。善。

保做賬房，程日興等分任各項執事，完全將吳新登冷了起來。那吳新登忿忿不平也就可想而知。但他以為有這樣一番布置，諸事有人負責辦理，總可以用不著自己勞心。好專門求自己的快樂了。誰知還是不然。榮國府裏面許多亂七八糟的事，仍然天天有人向他請示，而且還都是開出單子來擺在他面前。請他過目。他平生認字無多，最怕看這些花綠綠的字。一見就要頭痛。又有些僕婦們因為要領月費，賬房裏窮得發不出來，也逕自上來與他當面討要。他身邊摸摸，也是沒得。只好敷衍幾句，好聽的話說緩幾天。叫賬房另想法子。那斯文點的幾咈兩聲，也只索罷了。那粗莽點的如焦大，勇一流便

絲毫不客氣的強討惡要起來。嘴裏邊還夾些很不乾淨的話，使他聽了非常難受。此外更還有一些交際上的事，如東平王、南安王、西甯王、北靜王那些王府裏常常派些差官來問候他，或商量些什麼事，都得由他親自接待。很有一些煩瑣的禮節，他生平不得拘束見著。生客又說不出話來，硬著頭皮被幾個門客架弄著，如一尊傀儡模樣，擰出來與一般客人講應酬，也是使他感受着非常的苦痛。又過了些時間，管賬的王善保與總管孫紹祖不知爲了什麼，彼此面和睦起來，常常言語衝突，鬧到他面前來。尤其使他難於處置。他前前後後，麻煩得緩不過氣來。不由暗暗歎息道：我先以爲做賈寶玉是很好的事，誰知

今日竟這樣的不受用。一天又要瞧字。又要見生客。又要被債主逼賬。又要挨罵。這真是何苦來啊。這其中使他最抱缺恨的。尤其是女色上未能使他任情盡性。當初一團高興。祇以爲做賈寶玉入了大觀園。不知有多少絕色的女子陪他。頑要豈料鬼混了。這些日子只有一位藕官。差強人意。其餘那些紅樓夢上著名的姊妹丫鬟。全是老的。老了嫁的。嫁了。竟剩不下幾個有姿色的眼前可以勉強與他勾搭的。女人如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等。終不是什麼國色天香的人物。他志在獵豔而來。到此又那能不大大失望咧。

忽然想起一件心事便問焙茗道我記得園中有一位名叫襲人的伊又到那裏去了咧焙茗道伊不是早嫁了蔣玉函了嗎他忙道對的就是蔣玉函那人也是一個美男子我也很喜歡他的但不知這兩個人如今還找得著麼焙茗道他二人聽說二爺回來了巴不得進來伺候二爺呢難得二爺眷念舊情我就帶一個口信接伊們來吧過不好幾時果然蔣玉函和襲人雙雙來到他一看那蔣玉函唇紅齒白面如冠玉的確像一個私坊子弟這一來玉函和襲人都與他重圓好夢溫續舊情男得男的恩寵女得女的愛憐他也減却了不少的寂寞和煩悶呢

從此他就加派了蔣玉函一個執事的名目又把怡

大。大。失。望。咧。

紅院中許多事情劃歸蔣嬪嬪襲人掌管夫妻倆裏應外合混不了。好久竟把榮國府中的大權包攬了。不少去連從前最得勢的王一貼都漸漸敵不上伊。們夫婦的氣餒只索低首下心與玉函攀個交誼掉轉頭來反而事事聽玉函的指揮那玉函呢雖說也能和主子朝夕同臥起但與襲人比起能力來却又輸與襲人一等榮國府上上下下能把寶玉玩弄於股掌之上事事聽其操縱的除了襲人并無別個。每王一貼吳興他們要求不到手的事蔣玉函能夠。但蔣玉函所要求不到手的襲人却無所不能這也。可見襲人的手段高妙果真是名不虛傳了這其間有個很有趣味的笑話是蔣玉函得勢之後每每喜。

歡悄悄跑出榮國府來在外面沽花惹草或是與焙茗等另找一個僻靜所在賭錢耍子這一日玉函正在王善保家中門牌忽然被襲人知道了以爲玉函在外面做下什麼不好的事就派了幾個親信小廝前去叫喚只說是主子有事叫他快些回去玉函賭得很起勁的當兒有些不耐煩猛的把牌一推聲色俱厲的問道什麼事這般急法那來人悄聲答道上頭要洗手玉函見此話已被大衆聽見登時羞得面紅耳赤只好抱頭鼠竄而去又誰知這是襲人有意叫人掃他臉面的咧。

閒言少叙且說榮國府裏一般管事的見蔣玉函後來居上一手遮天都看得非常眼紅便公同要籌議

一個抵制法子其實也還說不上抵制只想各人勉

強保住原有勢力能夠和蔣玉函平行并立也就夠了倒非要打倒玉函而且還時時與玉函連絡彼此求個照應這是什麼方法呢只爲程日興爲人最善鑽營看透了這新來的寶玉正嫌眼面前的幾個女子不夠他行樂的而外面的野草閒花又不便胡亂勾進這大觀園來就另外想了一個移花接木之法由程日興約同一千僕役門客人等各人趁早都娶一個美妾或是娼妓或是女戲子全揀那頂美的娶了來三四天後藉著進去替主子請安爲名一班班送進大觀園請寶玉一一賞鑒又預先和這些姨太太說好若是討得着主子喜歡儘管就在園裏頭

陪伴主子做個內應

這樣一辦這賈寶玉就果然快樂到極點了每天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大觀園門口香車寶馬排列得水洩不通這班門客僕役們的姨太太就一一進園了啦花枝招展般一共二十餘位姨太太全來到怡紅院上房與寶二爺請安寶二爺順便就留伊們在園裏玩耍或是唱歌或是鬥牌或是跳舞隨便那麼湊合誰都要竭盡狐媚手段來巴給寶玉一人寶玉眉花眼笑夾在這般姨太太當中看看這個也好那個也俏直弄得有點不知所措不過這般人奪寵爭妍漸漸也自然的分出個高下來那幾個最會獻媚的也漸漸得著寶玉特別的愛寵每逢寶玉想鬥牌或

跳舞的時候總只揀那幾個作陪，其餘的就漸漸望

得相安無事。

塵莫及。及到舞後牌餘寶玉揀一個最可愛的手挽手走進祕室，談幾句最貼己的話。於是這消息一傳開去，就說今天某姨太太特別討著了主子的喜歡，啦啦那個姨太太的本夫就得喜形於色，認爲莫大的榮耀。那些攤派不著的也垂頭喪氣，埋怨自己的姨太太忒不中用。

但寶二爺的脾氣是見人就愛，決不嫌多的一。一旦高起興來，差不多幾個俊俏的姨太太都得同沾雨露。每每避著這個去疼愛。那個時這個特著平日愛寵，竟還敢假作嬌嗔不肯撒手，必得寶玉好言勸解，允許伊後來的好處。或是大家定出班次輪流陪伴，才

這樣鬼混了一些時。大觀園中把持事務，掌握權威的人們便分出兩個派別。一派是蔣玉函、焙茗一流，自身可以活動的一派是王一貼、程日興、一流全仗內應的。後來兩黨之人公同訂了一個辦法，要互相維持，不可自開爭競。便從此定一結束，只儘這已經加入的人在園中走動，往後不准再有旁人加入。怕的是產生出什麼新來的勢力，使前人爲之減色。恰巧那時吳興在外面上了一封書給主子，說甯國府那邊一旦急切，很難打倒。當此大局危急之秋，主子總要保重身體，減除聲色，力圖上進，才好便藉此爲由，要挾寶玉下了一道手條。從此沒來過的女客們

再也。不。准。走。進。大。觀。園。來。只。由。這。般。已。經。進。來。過。的。
公。同。享。受。著。這。項。權。利。完。全。將。賈。寶。玉。包。圍。軟。禁。起。
來。

這些。人。當。中。除。了。握。最。高。權。威。的。襲。人。和。男。性。的。蔣。
玉。函。以。外。就。算。王。善。保。的。姨。太。太。爲。最。能。得。寶。玉。的。
喜。歡。因。此。王。善。保。那。個。賬。房。的。優。差。雖。有。張。華。等。人。
想。奪。他。的。總。是。穩。如。磐。石。不。能。搖。動。分。毫。王。善。保。一。
面。又。與。蔣。玉。函。特。別。聯。絡。教。姨。太。太。拜。襲。人。做。乾。娘。
并。任。憑。玉。函。與。他。姨。太。太。勾。搭。此。例。一。開。王。善。保。固。
然。得。勢。而。蔣。玉。函。便。又。特。訂。章。程。往。後。凡。是。各。家。姨。
太。太。呈。請。主。人。鑒。賞。的。必。須。由。他。先。行。自。由。審。核。於。
是。蔣。玉。函。所。享。的。艷。福。也。不。在。寶。玉。之。下。呢。

但是。寶。玉。這。樣。荒。縱。起。來。任。憑。他。是。鐵。打。的。身。體。也。
是。支。持。不。下。呀。王。一。貼。因。爲。自。己。的。內。應。不。甚。得。力。
便。現。出。他。會。開。藥。方。的。本。領。來。進。呈。一。種。紅。丸。請。寶。

玉。服。用。果。然。寶。玉。服。了。之。後。精。神。健。旺。又。得。支。持。一。
些。日。子。後。來。糊。裏。糊。塗。的。也。不。知。度。了。幾。久。光。陰。寶。
玉。忽。然。得。一。個。很。劇。烈。的。病。終。日。病。臥。在。床。眼。看。
不。能。救。藥。而。那。心。愛。的。人。們。仍。是。一。天。天。向。他。煩。擾。
弄。得。他。精。疲。力。盡。一。息。奄。奄。不。由。獨。自。沈。思。道。我。這。
個。布。店。老。板。做。了。賈。寶。玉。亨。了。這。許。多。的。艷。福。就。是。
死。也。值。得。了。但。想。起。一。身。的。不。自。在。眼。看。去。死。不。遠。
這。許。多。美。人。兒。如。何。拋。撒。得。下。又。不。免。有。些。後。悔。倘。
若。自。己。稍。能。節。慾。活。在。世。上。多。做。幾。天。賈。寶。玉。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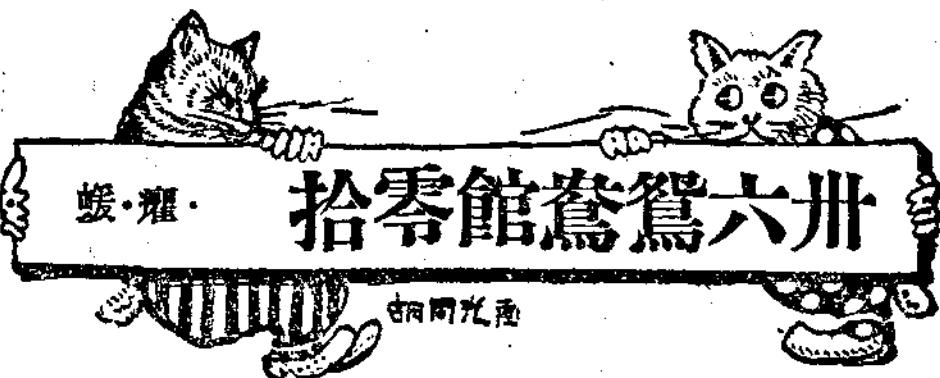
是好正感嘆。問王善保的娘太太忽然走了進來。倒在他床上。撒刁撒癡。仍是不肯干休。好不容易把伊對付走。又見襲人酸氣冲天。怒容滿面。來到戟指著他叱道：「你現在病到這樣。還不知保養。你作死嗎？」誰知王善保娘太太在屏風後聽見。退了回來。向襲人冷

笑道：「既二爺好好保養。你又來幹嗎呀？」於是兩個人你言我語。竟當他的面扭成一塊打架。他想掙扎起來。勸解。怎奈骨節麻木。掙扎不動。靜聽伊們吵鬧。又非常心煩。便長嘆道：「我橫豎快死的人了。你們等我死了以後。再吵。再鬧。不遲。何苦這樣。惱我要逼死我呢？」誰知有病的人禁不住這一氣。霎時間便昏了過去。

甲子元旦

瀟塵

一夜春回歲律。更歡騰。欣舞萬家聲。強顏逐隊
聽歌舞。隨例逢人有送迎。冠蓋側。聞京洛。滿風
雲。偏向粵閩。生頭顱。大好憑誰研。祇有江流訴。
不平。



日本白鳥博士嘗旅行滿洲一帶。覓得我國及朝鮮之古物甚多。歸國後陳列於南滿鐵道會社之東京支社中。好古者流爭先快覩。博士語人曰。予研究滿韓歷史上之古蹟。歷有年所。而惟朝鮮之古蹟。最難搜羅。已乃於無意中忽得五千餘冊之史料。不竟大喜過望。又曰。予在滿洲覓得碑文約三百三十種。其中大半爲世人所未知者。又在金朝之上京掘得碑石數塊。又在寧古塔南七里即金朝之。

東京今之所謂東京城子者。掘得古瓦。古錢。古鏡。及種種古銅器。尤夥。又於寧古塔得金代之銅印。及滿清發祥時代之甲冑。皆世所罕見之物也。

白鳥博士所獲諸品中。聞以韓國古籍爲最珍貴。其尤爲歷史家所重視者。則有數種。一。人物考。八千冊。一。東文選。八十冊。一。集古真揚。十六冊。一。簡牘真蹟。六冊。一。爛餘五十冊。(李朝政權爭奪史)。一。弘齋全書百冊。(正宗王御製)。一。朝

野。僉。載。十。冊。（自太祖至肅宗）一。
朝。野。會。通。五。十。冊。（自太祖至景
宗）一。燃藜記述四十二冊（自
太祖至文宗）一。高麗史韓本全。
部。其餘碑版拓本中如清太祖敗
明大軍於撫順東方之戰勝紀念
碑。金代文字之進士及第碑文及
古銅人。古瓦古錢皆足供學者之
參考。而於歷史學上有莫大之價。
值者也。

羅馬教師某遊歷三韓歸而語人
曰。吾觀韓民之近况頗為心傷。凡

日韓兩國人民訴訟於韓國之日。
本官署日人得直者殆占十分之
九。有奇即使其不挾私心韓民已
不能無憾。韓人所編學校課本必
經日人審定然後分給各校。凡關

於韓國歷史政治之事悉已刪除。
人鄭氏猶撰南明綱目用弘光隆
武永歷紀元其序曰『韓之於明
蓋欲鉤韓國之青年使昧於本國
區域雖分義同一家龍蛇之變神
宗悉賦來援其扶危濟困之義至
矣。所以我韓宣廟嘗有東方一
甲申之變明烈皇身殉社稷我

丁未之歲韓已不國矣而韓民秋
武永歷紀元其序曰『韓之於明
蓋欲鉤韓國之青年使昧於本國
情形永無光復之思想也尤可悲。
者韓人素重男女之別而日人流
寓其地則蔑視之隨意入人閨闥。
跣足踞坐毫無禮儀韓人雖心惡
孝廟志切薪膽思維北征天不助。
順弓劍遽遺於是朝有大報之壇。

甲申之變明烈皇身殉社稷我
孝廟志切薪膽思維北征天不助。
順弓劍遽遺於是朝有大報之壇。
語草韓語

以歲之暮春望祀高皇帝神宗毅宗於皇宮北苑而其諱日則亦拜焉林泉草木之流覽萬歷永歷之舊歷而流涕婦人稚子得崇禎弘光之通寶珍而藏之嗤自伐者則曰汝曾藏金可汗之頭來乎（滿人初與韓國交通自稱大金）此可見韓人二百餘年不忘明室之心事』云云是亦談中韓關係者所宜知也

韓自被日吞併後識緯術數之說甚多有所謂歷代相傳之預言者

其性質與中國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略相近書爲鄭湛錄所遺鄭爲何時代人已不可考第聞其書之概要則曰王氏四百年而亡李氏五百而亡繼起者爲東海鄭氏必奪回其國於異族之手云云據

熟習韓故者言韓至與日併邦時李氏當國恰符五百年之數是其說已驗矣所不可知者繼起之人已身雖感不快而猶未忘噬人也喻德則繪一鷹謂恆欲乘人不察得間以逞也喻俄則繪一病狼謂

者嘗繪種種之動物以喻世界各國之性質與情形首繪一象喻英次繪一熊喻美蓋皆言其大也其喻德則繪一鷹謂恆欲乘人不察得間以逞也喻俄則繪一病狼謂己身雖感不快而猶未忘噬人也喻法則繪一老孔雀謂其外觀雖有耀而實已老且衰也其自喻則繪一狗又自注曰以日本人之智力能嚴守東洋門戶故不妨以狗自喻其掌上之圓玉即所謂日本魂其喻韓則繪一老狸注曰韓人

性格狡猾又有時而胡鬧故嘗之。以此其喻我則繪一猪注曰支那人愛錢如命惟此可以狀之又曰支那人之氣質無論若何變化終不脫豚之本性嗚呼日人侮我如是。我其寧復能忍甚願一雪此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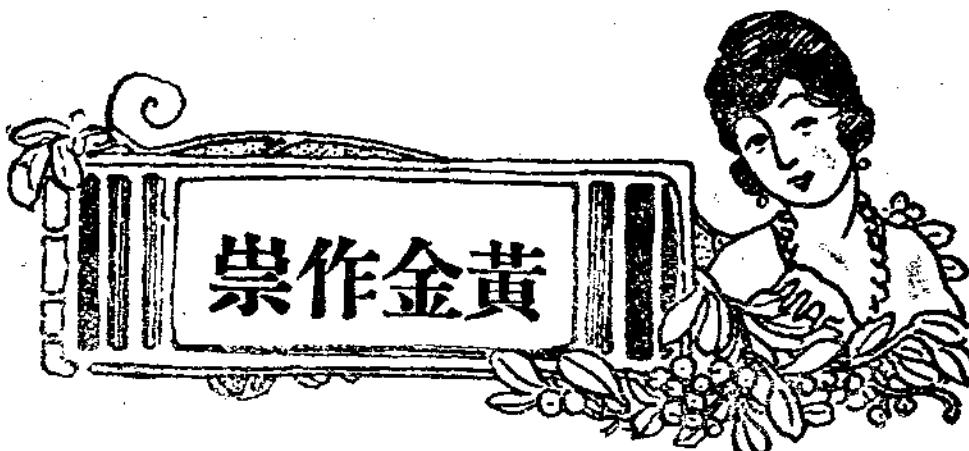
圓而旋輒復其原狀長僅今尺三寸上鐫細字多不可識有人持來相質覓苦莫知其名又有極細之木版似檀而無香血紋縷縷然以手剝摘則碎屑紛紛墮下反覆審視又絕無字迹可尋亦不辨爲何物也按此二物予嘗以詢諸吾

國之骨董家亦無能舉其名者是誠古代之奇蹟矣。

日人守安一助所著燕座宵譚中有一則云明治二十八年七月盜發徐福塚得素書寶劍金斗玉印及其他古物甚多中有一物狀頗似墨但極柔軟以手搓之可方可

圓而旋輒復其原狀長僅今尺三寸上鐫細字多不可識有人持來相質覓苦莫知其名又有極細之木版似檀而無香血紋縷縷然以手剝摘則碎屑紛紛墮下反覆審視又絕無字迹可尋亦不辨爲何物也按此二物予嘗以詢諸吾

友亦凡居東時會親見之歸以語予謂塔高三尺廣二尺厚七寸周圍約七尺有奇形似木耳左右前後上下皆有無數小孔可通出入其玲瓏精巧殆非人工所能爲者。某考古家見之特爲詳細研究乃證明爲羣蟻所築成其建築經過之時期至少在二百年以上是誠美術上之一大奇構而蟻類技術之巧亦殊令人驚歎也。



黃金作祟

(上) 廬·瞻·程·

錢根生家裏富有金銀元寶往來行人誰不知曉可是根生預備娶妻的當兒區區二三百元的結婚費用卻不能咄嗟立辦他和老娘兩個分頭去向人告借東也懇求西也央告跑了多少脚步費了許多唇舌拚着二分三分的重利才借得一百五十塊錢到手還把歷年節衣縮食銖積寸累的貯蓄金湊在裏面一總也不過二百塊錢根生掄指計算一筆財禮銀兩須得八十塊錢明日便要交給媒人送去剩下一百二十塊錢種種費用都要在裏面支取怎夠開銷呢思來想去這筆筵席費還沒有着落只好拖欠幾個月逢節再算的了唉窮人家娶妻子很不容易

根生放着家裏的現成元寶不用區區數百元還要向外面去挪借真應了一句『戤着米匱餓殺』的俗語根生根生可是一隻呆鳥麼非也非也根生家裏的金銀元寶哄得動神佛卻哄不動凡人他是仗着

黃金作祟

三

哄。驅。神。佛。度。日。子。的。家。裏。開。一。爿。錢。糧。店。不。但。元。寶。廣。多。並。且。錢。糧。充。足。可。惜。多。是。紙。片。製。造。的。東。西。當。不。得。真。要。是。真。個。把。來。充。做。財。禮。送。去。哎。呀。老。大的。耳。刮。子。只。好。儘。着。人。痛。打。做。聲。不。得。呢。……那。夜。黃。昏。時。份。根。生。正。把。二。百。塊。錢。一一。檢。點。五。十。塊。錢。是。一。張。鈔。票。一。百。五。十。塊。錢。都。是。現。洋。他。數。了。三。十。塊。錢。加。上。一。紙。鈔。票。用。紅。紙。封。裹。了。放。在。枕。邊。預。備。明。天。三。嬌。嬌。到。來。送。往。女。家。做。財。禮。再。把。一。百。二。十。塊。錢。分。做。兩。捲。放。入。一。隻。開。口。的。保。險。箱。裏。這。隻。保。險。箱。便。是。他。床。鋪。下。的。一。個。小。櫈。吉。期。雖。在。目。前。可。是。新。房。裏。的。東。西。尙。待。一。樁。樁。布。置。而。且。結。婚。以。後。又。要。養。老。婆。又。要。拔。還。債。款。這。副。重。擔。子。實。在。不。容。易。

挑。起。想。到。這。裏。不。禁。歎。着。一。口。氣。道。唉。窮。人。家。妻。妻。子。很。不。容。易。錢。老。太。道。呵。根。人。逢。喜。氣。精。神。爽。喜。事。冲。冲。的。當。兒。你。不。該。唉。聲。歎。氣。只。要。新。娘。運。氣。好。三。年。五。載。怕。不。轟。轟。烈。烈。做。起。一。份。人。家。來。况。且。三。嬌。嬌。說。沈。家。的。女。兒。很。耐。苦。很。巴。結。過。門。以。後。男。勤。女。儉。這。債。務。便。容。易。了。清。愁。他。甚。麼。呢。根。生。點。着。頭。道。只要。這。般。便。好。當。下。娘。兒。倆。又。談。些。閑。話。各。自。歸。寢。

根。生。的。年。齡。已。在。三。十。左。右。只。爲。人。家。嫌。他。窮。歷。年。求。婚。都。不。就。好。容。易。配。了。這。頭。親。事。五。天。以。後。便。要。結。婚。喜。信。一。動。他。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直。到。四。更。以。後。方。才。朦。朧。睡。去。朝。紅。日。滿。窗。錢。老。太。把。他。推。醒。方。才。起。身。警。眼。瞧。見。枕。邊。這。包。財。禮。銀。

兩紙裏上了一條裂紋。自己怪着睡相不好。把紅封套都擦破了。洗臉完畢重取一個紅封套。把這財禮銀兩封裹。噏呀不好了三十塊現洋一些不少五十元的鈔票一紙卻到那裏去了。當下凝一凝神。想昨夜明明把來放入封套裏怎會不見定是夜間睡相不好翻來覆去把鈔票牽入了被窩裏去急忙忙掀被揭褲那裏有鈔票。把這張牀鋪都拆卸了。那裏有鈔票。鑿裏兩捲現洋原封不動可是這張鈔票飛到那裏去了。錢老太也着了忙幫同兒子尋鈔票。一間房裏處處都尋一個暢幾隻抽屜和箱子都檢視了。幾偏不見有鈔票。提了便壺瞧瞧不見有鈔票。揭開馬桶看看不見有鈔票。噏呀這便怎麼是好呢娘

兒。倆。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失。魂。落。魄。哭。喪。着。臉。兒。卻聽得外面有人連喚着錢家嫂嫂。噏呀。這不是媒人三嬸。嬸。麼八十元財禮只剩着三十元。這便如何是好……錢老太自言自語。沒精打采的去見三嬸。嬸。把失落鈔票的事。告訴媒人。媒人怎便相信。根生也從房裏出來。把這事重又告訴了一偏連連拱手道。三嬸。嬸。沒奈何。權。把三十塊現洋送去。這張鈔票且待尋得了再行補送要是尋覓不到也只好請女宅原諒這是天外飛來的晦氣。星睡夢裏也想不到要受這般的損失。橫豎女宅的光景很好。不見得在這

五十塊錢。上斤斤計較。

三嬸。嬸。把頭幾扭。劈口便是。一個碎字。虧你們道得。

黃金作票

四

出八十塊財禮只送三十塊。你們道這話時可曾捧牢了自己的下頰。分明你們娘兒倆鬼鬼祟祟暗地裏使乖巧。卻把這濕淋淋的木梢教我媒人去掮。你們肉麻這一筆財禮定甚麼親揀。甚麼吉期。又不是挑葱賣菜由你們着地還價。別說這張鈔票不見得真個遺失。便是遺失了也只好你們自認晦氣不好。欠了賣紅蘿蔔的錢劃在人家蠟燭帳上快把這五十塊錢補在裏面待我送去要是不然錯過了吉期是你們自己錯過和媒人沒相干。娘兒倆見媒人動怒只得從鬚裏取出二十塊現洋補在裏面換了紅封套再三央告實是鈔票遺失並不會使甚麼乖巧現在補上了二十塊錢家裏只剩得一百塊錢還有。

許多費用不知道怎麼料理呢。三嬌嬌見他們愁眉苦臉說窮道苦。沒奈何只得取了五十塊錢的財禮。扭頭扭腦的出門臨走時還說跑便去跑一趟女宅答應不答應我可不能捏這個穩瓶。三嬌嬌去後娘兒倆兀自不肯心死。回到房裏又細細檢尋了一下子。依舊沒有着落。這正是大大的奇事。若說被八偷去了。卻娘兒倆沒有第三個人若說掉在床。上怎麼去除。卻娘兒倆沒有第三個人若說掉在床。上怎麼偏尋不得連被褥都拆開了棉胎抖了又抖只是不見錢。老太歎道我正巴望新娘運氣好。誰料他沒有。進門晦氣星早做了他的開導馬看來這新娘的八字比着我們還苦……到了上燈時分只見三嬌嬌怒容滿面的跑上門來。把紅封套裏的東西向着桌

子上一攢恨恨的說道我做了多年媒人今天這般的拗霉頭出娘胎第一次你們暗地裏使乖巧累我媒人去丟臉他們指着我面皮說道三嬌嬌你可是第一次做媒人言明在先的財禮銀兩怎麼臨時變卦短少了三十塊錢我忙陪着笑臉替你們訴說遺失鈔票的一樁事哼哼你們騙得信我我卻騙不信他們這位沈太太益發不容易講話劈劈拍拍把桌面都要拍破伊說財禮八十塊錢絲毫不得短少短少絲毫休想我女兒過門我當時碰了釘子沒話可說只得把財禮帶了回來交還你們唉錢家嫂嫂你們不必費這心機了財禮銀兩說定多少便該照數送去不比你們賣給人家的紙糊挂錠可以隨意短

少說定一千實數還沒有五百……娘兒倆聽着氣得臉都青了又羞又憤半晌說不出話來三嬌嬌轉身便走嘴裏兀自喃喃呐呐一疊聲的拗霉頭倒胃口。

這夜吃過了晚飯娘兒倆回到房裏互相計議左右兩難待要置之不理新娘子怎能進門待要補足財禮鬟裏面只剩七十塊錢怎幹得喜事正在那躊躇不決的當兒猛聽得悉窣有聲回頭看時一隻老鼠從床榻上跳下直向牆邊一個地洞裏鑽去錢老太太喚一聲阿根我可知道了這張鈔票定被這隻老鼠銜到鼠洞裏去了根生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可恨我這頭親事斷送在老鼠身上銜去一張鈔票

便是衝去了我的老婆說時便去尋鐵鍬要搗毀這個鼠穴錢老太道我也來幫着你掘這張鈔票或者便在鼠穴裏面當下根生從後面園子裏取了一柄種菜的鐵鍬來錢老太拿着洋燈照着他搗這鼠穴只搗得幾下根生忽的丟去了鐵鍬從碎泥亂磚裏掏出一張紙就着燈光一照不禁笑逐顏開真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不是五十元的一紙鈔票麼早知便在這裏是很容易取出的也省卻了女宅許多嘮叨的說話錢老太也笑道好了好了你的老婆從鼠穴裏搶奪回來了明天把鈔票銀洋央託媒人送去看女宅還有甚麼話說你快把碎泥亂磚鋪疊好了這張鈔票交給我把來放在

貼肉布衫的袋裏看老鼠可再有本領衝去根生把鈔票授給了老娘忽地想着了一樁事便道待我再來搗這幾下那天我失去一隻牛角香烟嘴找來去找不到看來也在這洞裏說時便又着力的搗了幾下這幾搗卻搗出花樣來了鐵鍬着地有咚咚的響聲撥開碎泥扒去亂磚發現了一隻小鼴伸手到鼴裏摸索摸出了赤金手鐲十餘副裏面還有許多碎銀和小錠嗟呀多大的幸運驀地裏發了這大大的橫財錢老太喜得手都顫了手裏這盞洋燈一簸幾乎要顛落在地根生捋起手膊教老娘在腔我怕是做夢你只管重重的擰知道痛的是真不是

夢不知道痛的是夢不是真媽媽你着力的擰啊……唷唷痛的厲害不是夢不是夢越痛越快活……媽媽天大的造化我們真個發了橫財了。慌得錢老太連連搖手道你別大呼小叫可知道單牆薄壁被人家聽得了須不是要……這一夜娘兒倆的快活可想而知而知不用在下細細的描寫。

來朝起身根生取了一副金鐲到城裏去兌換。那時金價正昂換了四百多塊錢。正待回家驀地思量我得了橫財這番料理喜事也不用舉債了那天借的一百五十塊錢不妨貼上一個月利息早早還去他這一百五十塊錢分着三處借來他便分頭去還債。債主好奇怪問他爲什麼還得這般快他不好說。

掘得橫財只說女宅要多索財禮種種爲難我一時氣憤拚把這親事擋起因此把借來的錢都還了債

主聽他這般說也在情理之中當然深信不疑。他把三處的債都還清了正待回家忽然嬌滴滴一聲根生哥隨風吹送到耳朵裏這不是阿珠妹的聲音麼不由的釘住了雙腳抬眼望去卻見阿珠妹正從一條橫弄裏走出來二十多歲的年紀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到身旁笑盈盈的說道根生哥你快要做新郎了也沒有帖子到我家請我吃喜酒到了那天我偏要捲上門來討喜酒吃說時一陣陣的花粉香直向根生鼻觀裏鑽入熏得根生的五臟六腑都進了糟坊……原來根生和阿珠妹三年前曾經同居朝

夕相見。彼此都是很熟的。後來阿珠妹隨着伊母親周媽媽搬到城裏。只爲娘女倆都在一家縫紝公司裏做工。搬進了城。往來可以便利一些。根生每逢進城。常去探望娘女倆。便是娘女倆有事出城。也常到根生開的錢糧元寶鋪子裏來坐坐。當下根生見阿珠妹這般說笑着。答道：阿珠妹休要說起。昨天央託媒人到女宅送財禮。送出一場氣來。言明財禮八十元。女宅臨時變卦。要硬加三十塊錢。短少絲毫便不。

把女兒嫁我。你想可有這道理。阿珠妹披着嘴。道：根生哥。你不要生氣。這位新娘子的面孔和瓦片餅一般。虧他們還要敲這竹槓。根生也知道沈家的女兒面貌平常。經伊一說。益發有些不高興。阿珠妹又道：根生哥今天是禮拜日。公司裏歇工。媽媽也在家裏。你可去坐坐。根生本來跑得有些乏力。聽得阿珠妹這般說。便跟着伊進這橫弄到伊家裏去坐坐。

春晴

蔣愚庵

聽罷樓頭雨。天開霽景新。
岩泉清有韻。村路淨無塵。
日暖花迎蝶。風搖柳拜人。
深呼賣杏荷。擔一肩春。

滑稽尺牘

徐卓呆

●賊致失竊者的信

某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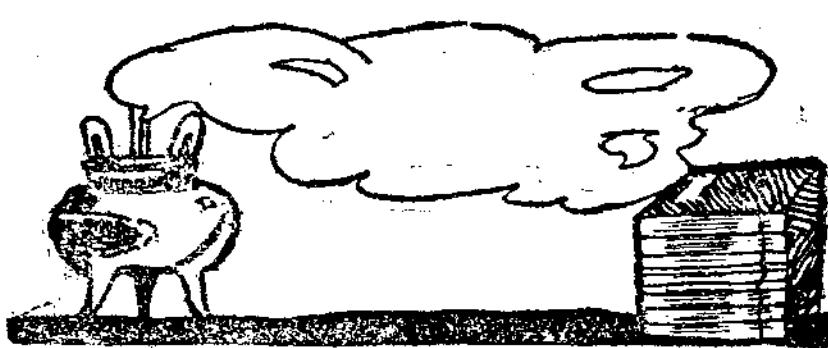
昨夜三更許。我乘你們全家熟睡時。便挖去後門門閂而入。先到灶間裏。就曉得尊夫人對於家政。實在是一些辦不來的。籃裏一碗紅燒黃魚。蓋也沒有蓋好。請老鼠吃。未免可惜啊。只好我來做個好事。想拏來一齊吃去。但是滋味太淡了。不知是尊夫人不懂烹調法呢。還是不肯多用鹽。使我僅吃了一小半。到樓梯底下一看。景象更為奇怪。隔壁的車夫阿福。與你家張娘姨。睡在一張床上。我氣極了。既不便驚醒他們。一時又想不出懲戒之法。就拏去床前一男一女四只鞋子。一起投入馬桶之中。看他們明天沒有鞋子怎麼辦。我輕輕走上樓梯。奇了。你們一對懶惰的夫

滑 稽 尺牘

二

妻連最要緊的房門都沒關。一進你們的房門就有一股不知什麼臭味直送到我鼻子中來。我留心一看。尊夫人真太拆爛污。馬桶蓋沒有蓋好。還露出半寸空隙。因此漏出臭味來了。你們睡的態度也太不文雅。為什麼呢。床上蓋的衣服都落在地板上了。我替你們摺摺好。就拏下窗帘來。打成一個包裹。你衣袋內有一張妓院中的轎飯票。我已保存着。並非希罕。他實在因為出在你教育家的身邊。是不容易的。抽屜內現銀五元七角。我任便帶去了。想不到你們夫婦二人。走到外面時。身上打扮得很體。而家裏竟除了身上的一身衣服外。沒有第二套。你們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一只舊箱子內。盡是破書。一口櫥內。不過塞些換糖材料。唷。我明白了。你們是藏在當舖裏的。也算我倒霉。會到了你的府上。再會罷。下次如有機會還要奉訪。我有一方白色麻紗手巾。落在你家裏。且給留尊夫人用。下次來取罷。

狹義的共產主義者阿七啓



車中

陳達·哉·

大雪初停。放眼一望。這世界好似粉粧玉琢一般。滬寧鐵路的一個小車站上。這時到上海的末班車快要來了。雖然這樣大雪。因為年底近了。却還有幾個客人立在月台上等候車到。其中有一個老婦人。攜着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立在分道機的旁邊。老婦人顫巍巍地說道。好冷呀。我們這一回回來的狠不巧。偏生遇着這們大的雪。不然。兩天就好動身了。可是家裏定的明天過年。今天就不能不走了。大概你爹爹同母親也盼望的苦哩。說着那小孩子含糊的應了一聲。就看見站長室的門開了。那站長手裏携着一盞燈。閃閃的發出綠光來。小孩子道。祖母車來了。我們走過去。便攏着老婦人緩緩走到月台邊上。只見一點燈光。漸漸的由小而大。就聽得火車隆隆的聲音。霎時間火車到了。陰沈沈的一個車站。便登時熱鬧起來。下的。下上的。上。狠紛擾了一會。老婦人携着小孩子。也走到車上去了。這一次却是慢車。大部分是四等車。三等車祇是不多幾輛。老婦人進去看時。已坐得滿滿的了。正在那裏找坐位。喝的一聲車

開了車身一動。老婦人向前一栽。險些兒跌將下去。小孩子連忙扶定了。走進中間。却看見尚有一個空位。小孩子便指點道。祖母。你看那邊有個空位呢。老婦人道。唉。只是一個空位。你却沒得坐了。小孩子道。橫豎到上海不過半個鐘頭光景。我就立一刻也不妨。或者下一站有人下去。就可以得着座位了。說着老婦人便在空位裏坐將下來。看了看對面。却是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年。泡着一壺茶。旁邊並不很擠。便向小孩子道。你在那邊挨一下罷。小孩子正想挨下去時。那兩個學生中的一個便發話了。橫眉怒目的向小孩子道。你看這樣的擠。那裏有讓你的餘地。你要坐怎麼不早些上車來。這幾句話。駭得那小孩子立刻不敢坐了。老婦人忙陪着笑臉說道。好少爺。他小孩子立不動。你就讓着一點。等他挨下來罷。那少年喝道。後面一節空的多哩。你們要坐為什麼不走到後面去。說罷依然不肯讓。老婦人沒法。便道。來罷。你就坐在我的膝上罷。這時那又一個少年看不過了。忙把泡的一壺茶拿在手裏。移過一些身子。說請罷。你就坐在我這一邊罷。於是小孩子坐將下來。却見那起先發話的少年還是惡狠狠的向他看着。似乎心中狠不服氣的樣兒。過了一刻。那少年掏出一枝紙煙來。劃着火柴吃旺了。笑嘻嘻的向那讓坐少年說道。李世勛。這種地方我就覺得你太忠厚了。須知道此刻的世界忠厚狠不相宜。這是一樁小事。要是你在商業場中處處讓步。你

便要吃苦不淺了。你這次到上海去如果找得事情我勸你以後不要處處太忠厚呢。李世勛點點頭道話是不錯可是我生性忠厚却是勉強不來的。又嘆口氣道唉張樹銘這一次我大半還是白走究竟能不能找到事情實在是沒有把握呢就是或者找得一點小事情然而那裏及得來你的幸運呀。張樹銘狠得意的點頭微笑呼了一口烟噴將出來好似一縷濃雲把他的面部都罩住了。停了一會纔開口道我的確是幸運我的父親和那亞洲銀行行長馮翥光是要好朋友我在暑假未畢業的時候馮行長已經有一封信來早就給我留下一個行員位置了。此刻去接洽一下就不過問一聲明年看要什麼時候進行和擔任那一部份的事情得哩。至於薪水大概不過二十多元然而做銀行生意的又那裏把薪水放在心上呢。李世勛放出詫異的眼光問道什麼薪水之外銀行裏頭還有特別進款麼。張樹銘大笑道你真是一個難兒你不知道銀行裏的好處多着哩。年終的花紅有時比全年的薪水還大那是正當的不用說了。大概每一个行員總可以在行裏拖宕這麼幾千塊錢膽小的呢就把這款子生生利息斂了。然而這個沒有大希望。我明年進去之後當然也可以拖宕的了。我却想去交易所做幾注生意橫豎我有一個親戚他在全球交易所裏面當經紀人於交易方面很熟悉的說不定我在這裏面就可以撈他一注橫財否則就靠着薪水等。

等。正。當。進。款。怎。樣。能。夠。維。持。上。海。的。生。活。呢。李。世。勛。又。詫。異。的。問。道。咦。你。有。了。二。十。多。塊。錢。的。薪。水。難。道。還。不。夠。用。麼。你。又。不。要。寄。家。用。……張。樹。銘。擺。手。道。算。了。你。別。說。這。外。行。話。了。你。想。上。海。是。何。等。地。方。做。了。商。業。中。人。自。然。免。不。了。許。多。應。酬。譬。如。吃。花。酒。哩。打。牌。哩。這。個。其。實。都。是。商。業。界。中。的。必。要。學。識。你。我。在。商。業。學。校。所。學。的。課。程。老。實。說。却。都。是。毫。無。所。用。騙。一。個。畢。業。生。的。資。格。罷。了。我。既。入。商。界。這。些。應。酬。却。怎。能。不。加。入。學。習。區。區。二。十。多。元。薪。水。請。想。用。在。什。麼。地。方。的。好。呢。李。世。勛。搖。頭。道。嘆。這。個。我。就。不。懂。了。爲。什。麼。商。業。界。中。一。定。要。吃。酒。打。牌。纔。算。應。酬。呢。我。自。然。沒。有。你。那。樣。幸。運。可。是。我。就。是。有。了。這。麼。個。機。會。我。也。是。斷。不。會。應。酬。的。但。是。我。想。這。些。應。酬。和。你。剛。纔。所。講。的。拖。宕。款。子。難。道。行。中。不。算。犯。規。的。麼。張。樹。銘。道。你。真。是。太。忠。厚。了。犯。規。儘。自。犯。規。却。怕。他。做。什。麼。不。犯。規。的。人。還。不。是。給。人。喚。做。瘟。生。麼。李。世。勛。搖。頭。道。呀。那。要。是。我。犯。規。的。事。情。真。不。敢。做。坐。定。是。個。瘟。生。了。

兩個人這一片譚話，對面的老婦人却聽得狠是注意，聽到後來就微微的笑了，便是那小孩子聽着也是灼灼的看着他們。這時張樹銘的一枝香烟完了，又掏出一枝來，吸了半晌。問李世勛道：「你到了上海住在什麼地方呢？」李世勛道：「我想住到城裏一個親戚家中去，你呢？」是不？是就住在馮家。張樹銘道：「不，我想住旅

館。可是我一個人太寂寞。你何妨陪我住一兩夜。橫豎我接洽過了明後天就要回去的。如果我回去的時候。你還不能動身。那你就再到城裏去好了。旅館之費你同住和不同住沒有甚麼問題。樂得兩個人可以說說笑笑。還可以逛逛世界瞧瞧戲。不至於十分寂寞了。李世勛點點頭道。好是很好。可是你有興致頑耍。我却在未曾找到事情以前。那裏會有這種心緒呢。張樹銘道。不要緊。你學問很好。畢業又是第一。我想找一個事情。不見得十分難罷。李世勛繹着眉道。第一有什麼用處。要有親友照應。那纔是道理。然而我的親友完全沒有能彀照應我的。有什麼希望呢。說着又嘆了一口氣。張樹銘却還是笑微微的吸着烟。

張樹銘到了馮行長家裏了。這位馮行長雖然在上海金融界裏赫赫有名。然而當面見了。却狠似一個鄉下老頭子。服裝非常樸素。神氣也並不活現。他見了張樹銘。便用狠冷雋的眼光。從頭到腳看了一遍。慢慢的寒暄了幾句。樹銘便提到正文上來了。狠懇摯的謝他留着行員位置。並且請示明年什麼日期進行。那馮行長微微笑了一笑。含糊答應了幾聲。從身邊掏出一封信來。授給樹銘道。我都寫明白在信裏了。你把這封信呈給你父親。他自然會知照你的。你不是住在旅館裏麼。聽說你有一個同學李世勛和你同住。他是來做什麼的。他的學問性質怎樣。張樹銘道。他學問很好。不過性情太忠厚些。他此刻是爲謀事而來。還是

沒有眉目呢。馮行長道：「你今天就可以回去了。你到旅館的時候就通知你的同學叫他到我這裏來。一次或者有機會便可以同他找一點事情。」張樹銘聽了大喜，立起來謝了幾聲，就立刻回到旅館去了。恰好李世勛沒有出去，便把馮行長的話通知了。說此去不一定有什麼好消息，就沒有行員希望。大概大小總有一個位置呢。接着又天花亂墜的說他如何竭力保舉，如何馮行長起先不答應，經不起他再三請求纔通。知你先去見一見，此去務要小心，不要土頭土腦的。把好機會弄掉了。李世勛本是悶坐在旅館裏想方法。正是一籌莫展，忽地得此好音，簡直感激得張樹銘肝腦塗地。當下李世勛急忙忙到馮行長處。張樹銘就開發了旅館錢，搭火車回去了。

樹銘回到家裏，把馮行長的信呈給父親。他父親拆開看時，竟有很厚的一疊，十多張信紙，便慢慢看去。越看越是怒容滿面。看完了，長嘆一聲，便把信遞給樹銘，自看。樹銘看了之後，說不出的懊惱萬狀。原來那天上車來的老婦人便是馮行長的母親。小孩子便是馮行長的兒子。是到家鄉去勾當一些租務的。恰巧在車中遇見了樹銘。樹銘和李世勛的譚話都被馮行長的母親完全聽去了。便是一二三的轉述給馮行長。此刻信中又原原本本的把車中情形譚話告知樹銘的父親。臨了便道：「令郎活潑，自是人才，但存心

如此失足堪虞。敝行資本淺薄，弗足供其孤注。一擲行員位置現已轉予某同學李世勛。對於令郎初非慘車中不讓座之怨誠恐來行之後，一旦言行相符，殊非所以副老友囑託之重。或者經此挫跌於令郎未為無益。倘能改正心術，勵進其德性，則來日方長，再圖報命可也。



有髭鬚阿媽說

程瞻廬

有髭鬚阿媽出於吳諺。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考之古史野記，往往載有男子生兒事。男子果能生兒，則有髭鬚阿媽之說，未嘗不成爲事實。雖然，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不知古史野記所載，果有此事實否。耶。藉曰有此事實，吾不知此生兒之男子，果亦鬚髮繞頰否耶？自來閨宦一失其男性，輒不復生鬚髮。男子生兒，已化男性爲女性，即使鬚髮繞頰至此，亦將脫落無一毛。

之。留。存。是。有。髭。鬚。阿。媽。之。說。終。不。能。成。爲。事。實。也。然。則。果。無。此。事。實。乎。曰。又。不然。也。有。髭。鬚。之。阿。媽。雖。走。盡。天。邊。不。易。尋。覓。而。蘇。州。人。之。阿。媽。則。往。往。爲。鬚。鬚。繞。頰。之。男。子。聞。者。疑。吾。言。乎。吾。將。有。以。證。明。之。蘇。州。習。慣。兒。女。當。幼。稚。之。時。祇。知。呼。其。父。曰。爹。爹。而。已。人。之。語。及。其。父。者。亦。祇。曰。汝。爹。爹。如。何。如。何。而。已。迨。兒。女。業。已。成。年。則。向。人。自。言。其。父。不。曰。家。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人。之。語。及。其。父。者。不。曰。令。尊。如。何。如。何。即。曰。府。上。老。娘。家。如。何。如。何。老。娘。家。者。父。之。代。名。詞。也。夫。兒。女。業。已。成。年。則。其。父。未。有。不。生。鬚。鬚。者。而。父。之。名。稱。已。由。爹。爹。而。化。爲。老。娘。家。老。娘。家。生。有。鬚。鬚。即。有。鬚。鬚。阿。媽。之。謂。也。蘇。州。人。之。阿。媽。往。往。爲。鬚。鬚。繞。頰。之。男。子。不。其。然。歟。或。曰。『此。音。訛。也。蘇。白。讀。人。曰。銀。故。老。人。家。一。變。而。爲。老。銀。家。銀。與。娘。其。音。相。近。故。老。銀。家。又。一。變。而。爲。老。娘。家。兒。女。口。中。之。老。娘。家。非。老。娘。家。也。老。人。家。也。』此。說。頗。有。理。由。經。此。一。駁。而。有。鬚。鬚。阿。媽。之。說。根。本。推。翻。又。不。成。爲。事。實。



瓜子落花生漫軒錄

胡寄塵

買紅雜誌必須認明是世界書局發行的。才是真的。否則是冒牌的。

我可以替全世界上的人算一算。他們沒有一人能活到五百歲以上。凡是糖都是甜的。凡是鹽都是鹹的。凡是醋都是酸的。這是唯一無二的定理。

上海的汽車都有四個輪子。完全沒有輪三的汽車。

你若有了洋錢。沒有地方放。可以存在銀行裏去。他還給你一個摺子爲憑。你若有了大洋錢。可以兌銀角子用。銀角子又可以兌銅板用。非常的便利。倘然不知兌換。那便有周轉不靈之患了。

你倘然被人偷了東西。你可以報告巡捕房或警察局。

太陽是圓的。從來不會方。太陽是紅的。從來不會綠。

你若騎馬。一定要騎在馬背上。不可騎在馬頭上。你的面要向著馬頭。不可向著

馬尾。

你若坐人力車。你的面須向著車夫的背。不要拿你的背向著車夫的背。

瓜子落花生軒漫錄

四

你若有了交通銀行的鈔票用不出去。你可以拿到交通銀行去用。

你倘然有了錢一生一世用不完。你可以留給你的兒子做遺產。他決不拒絕。

你吃白飯沒有味。可以隨便吃些菜。

你若看見一塊圓板形的銀子。面上還雕刻了一個袁世凱的肖像。那就是國幣了。你倘然看見一塊圓形的銅片。中間有個方孔。面上再有四個字。或作光緒通寶。或作道光通寶。或作同治通寶。那便是小銅錢了。

凡是一張五元的鈔票。切不可平均裁作五分。各當一元去用。十元的鈔票也是如此。

你若讀日報。你須知他兩面都印了字。一面是新聞或論說或小說。一面是告白。你不要單讀一面。

讀者千萬不可抄襲我的『瓜子落花生軒漫錄』。也不可摹仿我的法子。去做甚麼『落花生子館快錄』。摹仿是不值錢的。

✿ ✿ ✿ ✿ ✿



文壇趣話

楓隱

▲程瞻廬是字紙爐

▲挨爐與挨窯之別

蘇人署牆三日挨窯坯。蓋燒磚瓦及石灰之窯。其旁皆甚熱。故每逢冬令嚴寒。附近乞丐多羣集窯旁烘火。若富貴人之烘火爐者。然此挨窯之名。所以來也。今年新春中。余與稼秋瞻廬同在平橋樂賢茶寮啜茗。偶提及



看護婦的日記

俞亮時

這一本日記。是從我的朋友童逸塵處得來的。至於他又從何處得來。我也不知道。他給吾的時候。對吾說道。你回去細細的瞧看罷。恐怕要聽見呻吟呼痛的聲音呢。我聽了他的話回來。聚精會神的足足看了一個鐘頭。纔把那本薄薄的日記看完掩卷凝神彷彿書中。有微微的呻吟呼痛聲。真是慘不忍聞。我現在把他照抄出來。只是裏面的事情太複雜了。所以祇揀着幾段最有精彩的錄在下面。

文壇趣話

看護婦的日記

二

此名稱。二君皆不得其解。余爲釋之。如此。并爲之申其說曰。今之熱中者。流。自己。不得。富貴。每喜作趨炎附勢。之舉動。以自鳴得意者。此亦挨窯之類也。

稼秋聞之曰。然則今之瞻廬。文名滿天下。後進文人。亦有欲依附門牆。以爲榮者。是亦可謂之挨窯乎。余曰。今之瞻廬。其熱。尚夠不上。稱窯。僅可稱之爲字紙。爐則若輩。亦尚夠不上。挨窯資格。僅可稱之爲挨爐耳。瞻廬聞之。亦輒然。

四月九日 今日東方纔吐着魚白色。就聽見那殺人不眨眼的槍聲。破着冰冷的空氣。直刺人的耳鼓。不時還夾着一陣子震天價轟轟的炮聲。我被那呻吟和呼痛的聲浪鬧得煩了。就走出帳去。那清明的曉氣。把我的腦子疏淪得清醒了許多。四處望望。覺得。到處都有死神。追隨在左右。立了一回。走進帳去。只聽見呻吟呼痛的聲浪。有時還夾着一陣呼爺喚娘的哭聲。這是何等的慘事啊。吾一個一個給他們吃了藥。覺得他們漸漸的沉靜了。我就歪在地下。祇聽見一個傷兵。在那裏說道。唉。吾親愛的娘啊。兒今歸來了。戰場上的生活。吾再不願去做了。娘啊。你看這腿上的槍疤。至今還隱隱覺得有之。瞻廬其熱。尚夠不上。稱窯。僅可稱之爲字紙。爐則若輩。亦尚夠不上。挨點痛呢。娘啊。娘啊。我親愛的娘啊。喊到這裏。就哇的一聲哭了。我抬起头來看時。只見那人已經醒了。熱辣辣的眼淚。淌在憔悴的臉上。沾連着軍衣。溼了一大塊。一回他做着手勢要茶吃。我連忙走過去。

新譜鐸

瞻廬

無法無天

某婦痛夫之歿。祝髮入空門。矢不復嫁。人重其節。擬爲之懸扁。乞某生題四字扁額。生援筆大書。無法無天。四字。人訝之曰。何言之不倫也。生曰。無法者。沒有頭髮也。無天者。沒有丈夫也。四字非常貼切。誰云不倫哉。

脫課補課

教員課畢回家。又復匆匆出門去。其

對我臉上現出感謝的顏色來。呻吟着道。女士謝你。我也放出很誠懇的聲音來道。你好好的靜養罷。不要再多說了。祝你前途幸福。他

聽了我的話。面上微微現出一陣苦笑。接着就閉上眼睛不響了。天漸漸的夜了。其時大約在六點鐘光景。一抹赤血般的斜陽。照在大地上。和猩紅的血相映着。益發覺得鮮艷了。在這時槍聲也漸漸的稀了。接着又陸陸續續抬進許多傷兵來。一片呻吟呼痛的聲音。充滿在帳裏。在這天夜裏。呼叫的聲浪沒有一刻停止。使我心裏大大

的受着感觸。一個好好的人。爲什麼別的事情不去做。偏偏要到這殺場上來。把健全的身體來替上官換亮晶晶的勳章呢唉！

四月二十六日。昨天夜裏叫呼的聲浪。簡直鬧得不亦樂乎。我身體雖是歪着。但腦筋裏仍是轆轤的和白天動作一般。在天剛破曉

妻叩以何往。教員曰：往某學生家中。
妻曰：何事？教員曰：某學生日內脫課。
吾將爲之補課耳。妻怒曰：汝乃斯文人，
而非縫窮婆！如何學生脫褲？汝乃爲之補褲耶？

便、壺、盡、忠、

歷史教員講至晉卞壺盡忠事，誤讀
卞壺作卞臺。學生聞而笑曰：便壺會

得盡忠馬桶，也會守節矣！

茶、壺、主、筆、

某小報主筆常借茶寮爲編輯所。鎮
日手捧茶壺，搜索材料，人戲呼之曰：

的時候。祇聽見西北角裏長嘯似的怪叫了一聲。這尖刺的聲浪，直刺人的耳鼓。頓時全體的傷兵同時停止了他們的叫呼聲。幾百道目光都向着那邊望去。同時我也很迅速的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枯瘦的軍人憔悴的臉兒，映着黑黑的眼睛，在那裏舞手動腳。兩隻失神的眼睛，張得銅鈴般大。直注着空中。好似空中有慈愛之神在那裏摩撫着他。一回只見他張開了嘴，放出洪亮的聲音來道：蕙明啊。這兩字纔出口。接着眼睛裏就迸出兩點熱淚來。同時就閉上眼睛。歪着頭，嗚嗚的泣着。一時只見他咳了一陣子嗽。蒼白的臉上就艷紅起來。我連忙過去倒了一杯水給他吃。咳嗽雖是慢慢的止了。只是晶亮亮的淚珠兒還兀自滔滔不絕的流着。我看了難過，就走過來了。那全體的傷兵見他也没有什麼特別的舉動，就回復他們的原狀，呻吟呼痛起來。我用着冷靜的眼光看去，只見他們哭的哭，呼

茶壺主筆。一日謂其友曰。今日文思不屬。搜盡枯腸。竟不能得隻字。友笑曰。茶壺嘴癟。如何倒得出東西來呢。

(嘴癟與主筆諧音)

土地廟在宣武門外下斜街。名雖爲廟。實無神像殿宇。惟斷井頽垣。一片瓦礫場耳。每月逢三爲會集之期。售零物者就隙地設攤。除各種家用物

春明闌闢續錄。律西。春明。這兩個人。都是當時有名的才子。他們的詩文。在當時頗有影響。這裏的春明。就是指律西。而春明闌闢續錄。就是指他的詩文集。

△土地廟

痛的呼痛也有呼爺喚娘的一片哀哀的聲浪。把我的心弦微微的震動着。同時心弦上就彈着淒感的音曲。我正在一個人出神的時候。只聽見西北角那個軍人。又怪叫着一聲道。蕙明啊。我下身痛得緊。恐怕再不能和你相見了。唉。蕙明。你還記得我們倆初識的時候。那時正是好春三月。胭脂般的一抹斜陽。照在碧綠的柳陰裏。我和你天天在那裏散步。你玲瓏的心坎裏。一絲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只是一派天真爛漫嘻嘻哈哈的憨笑。我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愛。你可記得一天斜陽已沒。碎銀般的月色。照着我們倆。那時我鼓着全體的勇氣。吞吞吐吐問着你。愛我麼。我膽大說完了這句話。只覺得你呆了一呆。頓時臉上就薄薄的起了。一層紅雲。映着碎銀般的月色。益發嬌艷可愛。不久你就抬起頭來。憨笑着對我道。我愛你。我始終愛你。當時我耳朵裏聽了你的話。好似斷頭台上得了赦令。一

外。有各種遊戲雜耍。又有鴿子市。無論買者賣者。均廣集於斯。遇有佳種。亦必携往。以供衆人之品評。故養鴿之家。逢期必至焉。廟之左右。均爲花廠。每值春日。則紅紫芬芳。陳列道左。頗有可觀。故尋芳者。必以此爲玄都。

觀焉。余每值藝菊時。必至其地。以覓佳品。然數年以來。曾不知殿宇之所。在。真所謂上廟不見土地矣。此外每逢五。逢六日。則有隆福寺。逢七八日。則有護國寺。皆在城內。其情形大致相同。蓋爲便於居戶。覓其所求。各商

般。我禁不住。把你的玉手吻了。唉薰明。恕我無禮。我現在快要死了。我死之後。我的靈魂終究愛着你。唉薰明。我死了。我希望你前途幸福。說罷。已是喘得透不過氣來。一時又在袋裏摸出幾封信來。他略略的瞧了一瞧。就很命的撕着。可憐他力弱撕不碎。但是終究被他撕得粉碎。撒手一摔。散得滿地。同時他下身的創口。決裂鮮紅的血。流個不住。

販皆移地就之也。

姑蘇小志

飯牛

清朝蘇府屬狀元

唐代以科名取士。而士人尤重視鼎甲。蘇府九縣狀元尤多於榜。探遜清二百七十年間得二十四人。全國無此盛也。故蘇州出狀元。與河間出太監。台州出和尙。揚州出妓女。同爲道路笑話。順治戊戌常熟孫承恩已亥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吳縣繆彤癸

約忙了一個鐘頭光景。纔得完畢。忽見一個兵士手裏提着槍。一步一跛的走進帳來。向四面望着。看他黑黑的臉兒。滿佈着愁色。眼睛邊還可以看見淚痕。他正在那裏望着。只聽見東北角上發出一種枯澀的聲音來道。二弟。二弟。我在這裏。那兵士連忙回過頭來。看了一看。眼淚便要奪眶而下。但他却還強自忍着。一面把兩隻腳早已如飛的趕過去。低低的喚着一聲。道。哥哥啊。傷在那裏。可痛得緊麼。他哥哥忍痛舉起那隻顫動的手。指着腰部。他隨着他哥哥指點的地方瞧去。只見鮮紅的血。把札的一條白布都溼透了。他再也忍不住了。熱烈的淚珠。和泉湧般的落下來。但他不怕給他哥哥看着。傷監。台州。出。和。尙。揚州。出。妓女。同。爲。道。心。連忙回過頭去。用衣袖揩擦。再回過來時。只見他哥哥在那裏掙扎着。好似要坐起來的樣子。他連忙說道。哥哥歇歇罷。恐怕傷口要痛呢。他哥哥聽了。就倒頭躺下去了。一回。只聽見他哥哥道。弟弟啊。

丑長洲韓葵丙辰長洲彭定求己未常熟歸允肅乙丑長洲陸肯堂庚辰常熟江繹壬辰長洲王世琛乙未崑山徐陶璋戊戌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長洲彭啓豐乾隆丙戌吳縣張書勸己丑元和陳初哲辛丑長洲錢榮

(字簽查三元及第)庚戌吳縣石韞玉癸丑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元和吳廷琛戊辰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吳縣吳鍾駿咸豐丙辰常熟翁同龢癸亥常熟翁曾源同治戊辰吳縣洪鈞甲戌元和陸潤庠

我恐怕這傷口不會好了。你的好好的聽着我的話。早早的逃回去罷。你要知道這是私門不是公戰。啊家裏雖是苦些。終究比着這裏好。得多呢。他說到這裏。喘息了一回。接着又說道。我是自知沒望了。只是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你說。母親老了。你總要好好的孝順着。萬萬不可使他傷心。你的姪兒年紀還小。也要好好的教訓不可放縱。我們兄弟倆二十年來從來沒有鬥過意氣。這一翻話。大約你總可以聽我的。罷。弟弟啊。我下身痛得緊。恐怕要去了。你的臉兒可以給我瞧一瞧麼。其時他弟弟早已哭得像淚人兒一般了。聽見他哥哥這樣說。就低下頭去給他瞧。兩點熱辣辣的眼淚落在他哥哥臉上。同時他哥哥就含着苦笑。去世了。他正要放聲哭時。只聽見外面歸隊的號子。嗚嗚嗚的吹起。這時我也不忍再看。就緊著脚步走出帳去。

▼感事小說▲

嫁後之嫁後

顧明道



層雲解駁。可愛之日光。徐徐自雲間射出。巢中凍雀爭飛向簷頭。作啁啾之鳴。某女校操場上。滿鋪玉屑。彌望皆白。蓋日昨大雪。深深壓庭院也。操場之東。一角陽臺上。日光首照及之。有一女生。年可二十一二。清晨便用功。乃爾。彼女生聞之。即棄卷起。立握其柔。披灰色哩。嘰皮襖。繫黑綢裙。頸青色絨繩圍巾。足絃鞋。面微圓。雲髮。覆額。明眸皓齒。娟秀可愛。方坐椅。

嫁後之嫁後

三

黃醒華後來之女生則曰童環珍同級生也時環珍以織手微推其目鏡曰怪底昨宵衾冷如冰不知玉龍戰敗滿天飛降得好大雪也此際極目四望但覺處處瓊樓玉宇幾疑置身玻璃世界矣醒華慨然答曰一夜間天地易色成此奇觀造物之力可謂神矣雖然不見此體曠者固潔白無瑕不染纖塵而刹那間陽光烘射其本質將融化無存其命運抑何短耶環珍笑曰姊出言類多感慨豈有傷心事乎在理我儕學生時代活潑快樂一笑一言悉本天真不知憂愁爲何物而姊觸景傷懷何耶醒華答曰妹亦不知其所以然心自淒動耳言時雙眸下垂力避環珍之目光似忍淚然環珍曰妹有一疑事欲告姊恐姊

見噴久未敢言但今茲不能忍矣姊欲聞乎遂附其耳低聲曰王瑞英非與妹素稱密友者耶今見妹與姊親忽轉而仇妹且因此更銜怨吾姊造蜚語以中傷前日彼告妹之室長文秀姊謂吾姊前已嫁人以不德斥爲棄婦返家覓死者屢家長遂送姊入校嚴行管束今人皆見其勤懇求學謂爲好學生實不知此中有一段祕史吾校收此學生亦被羞辱而環珍乃二三其德棄余而親彼可稱無眸子云云但文秀素鄙其好讛言心殊不服轉以告妹妹頗爲吾姊憤恨且殊不信其言蓋彼乃故意毀謗耳醒華聞言不覺兩頰微暈以齒力噙其脣俯首嘆曰瑞英安知我哉市有虎曾殺人事似而實非吾滋懼焉時鐘聲忽

起催人上課環珍乃挾醒華起曰置之妄人之言不足較也姊妹以此戚戚以姊之品學兼優何畏彼哉遂挽臂同去時教室內之書聲朗然作矣

毀言之來雖有真偽亦非完全無因者故瑞英之謗醒華其中自有來歷讀者欲知之乎吾請先言醒華之小史醒華父母雙存家道尙稱小康其父昔曾在京廁身政界數年與同僚梁某相投契梁之次子名振東者適在京師某專門學校肄業年少英俊遂深愛重之欲以此結朱陳之好時醒華方讀於滬上某某女校也梁見醒華玉影正在二八年華丰姿楚楚以爲得媳若此斯可矣乃告於振東振東無可無不可於是定聘焉其後醒華父罷職歸滬杜門娛老而

振東則已留學外洋矣是年醒華適病瘡遂輟學父母愛之甚不欲其再出醒華亦安之光陰駢隙數年後振東得碩士學位滿意而歸梁某遂以書來提婚議醒華父母聞言大喜卽採辦粧奩必豐必美屆期梁某率其子及家眷同來上海賃屋完婚璧人一對同訂鴛鴦之盟殊足稱郎才女貌美滿婚姻矣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蓋醒華嫁後隨夫家北上振東任職於外交部朝出晚歸夫婦間感情平常閨房之內淡如也醒華自問初來未得罪何以待遇如此顧無如之何越半載醒華歸寧母家父母見其形容憔悴詢之不答惟嗚咽而已及逾月梁家竟無接歸意且雁沉魚杳振東毫無隻字以貽醒華又久之竟挽

嫁後之嫁後

四

某翁來代表要求離婚方知振東以醒華學問淺薄甚不滿意且言此婚姻完全父母所代定非彼自由選擇今方眷戀某女士亦留學生故決意離此而婚彼也醒華父大不悅初尙不許爲言欲訟于官而某翁以魯仲連自任極力調停始由彼方賠償若干金兩解婚約醒華知其事悲痛印心哭泣兩晝夜謂自

此無面目見人矣父母慰勸備至許其重出求學以備自立將來爲社會任事可爲今日吐氣故醒華遂讀於此校激刺既深則愈專心求進學問遂猛晉異常校中師長皆以青眼相加同學中尤與環珍善環珍本有至友王瑞英爲梁家戚微聞其事因妒醒華故洩其事於同學然不知事實真相任意胡言毀人

名譽此爲不道德之事也幸環珍等皆不之信醒華又常於假日至環珍家盤桓環珍有長兄曰迪民大學卒業生也任事於實業界爲人富於感情且熱心爲社會謀公益頗有聲譽間與醒華敘談殊覺彼此水乳融洽感情濃厚而迪民尤以得一知己女友爲

自慰也

一日爲星期日之下午醒華造環珍家適環珍隨母外出獨迪民在書室中繪圖樣見醒華來疾起相迓速之坐而閑談迪民命下人淪香茗又出精美之糖果以餉醒華談次及戀愛問題迪民解析精確絕對以自由爲主不過戀愛自由亦必有其範圍在今中國婚姻素尙專制理當反對而打破之特矯枉過直

亦適足自害。且婚姻尤貴兩人程度相當性情相合。否則有一時之感情無永久之戀愛非根本計也。醒華聽其言俯首不答。迪民乃達其愛慕之忱竟向彼乞婚。醒華不覺玉容大顰。俯首不語。迪民促之乃凄然言曰：蒙君相愛銘感肺腑。余心目中亦覺惟君爲余至可敬愛之人。特有難言之隱。不克受君深愛耳。迪民又曰：前嘗托環妹代達鄙意。而環妹言女士言詞支吾無確實之表示。僕以爲女士不知僕之心耳。今聆女士言茫然不知其意。望明以教我。醒華嘆曰：噫！迪民君余言之心滋羞愧。又深悲痛。恐君亦將以此而鄙視余。然今日亦不得不言。蓋余一棄婦耳。不敢欺君也。迪民驚奇問之。醒華乃詳告其故。迪民笑。

曰：是何傷？此舊式婚姻之遺毒也。於女士之人格何傷？於女士之愛情何害？僕所重者女士之人格及愛情耳。若以此點爲重要。則舊式頭腦之所謂貞節問題也。然亦實與貞節不相關。若懼他人物議。則事在人爲。不妨請自魄始。且由我先決可以轉移社會人士之眼光於婚姻改良上。不無小補也。醒華聞言不覺感極而泣。徐徐曰：自爲人棄後心如死灰久矣。不圖復遇君一往情深。又不以此爲玷辱。滿存憐愛。醒華卽頑石。敢不點頭從命乎。迪民大喜。遂走前抱之接吻。醒華此時亦芳心如醉。以兩臂勾迪民之頸。久

久勿釋。

嫁後之嫁後

六

『醒華嫁矣』『醒華再嫁矣』此醒華同學之聚談資
料也。而吾筆至此亦將結束。惟有數語爲吾書中可
憶者。蓋醒華嘗謂人言。我初嫁後不知嫁後之可樂。
今茲嫁後之嫁後方克實享圓滿之幸福。因此知結
婚之基礎不在乎名利虛榮。而在乎真正之自由戀

愛世人。徒欲仰高而慕勢。卒致自鑄大錯。夫女子猶
玉也。質美而不學。是玉之有玷也。而欲與良金相合。
豈可得乎。若諸君以我嫁後之嫁爲可恥。則當知我
初次之嫁。完全無意義。而犧牲於舊式婚姻制者也。
笑我譏我。非敢知矣。

滑稽秘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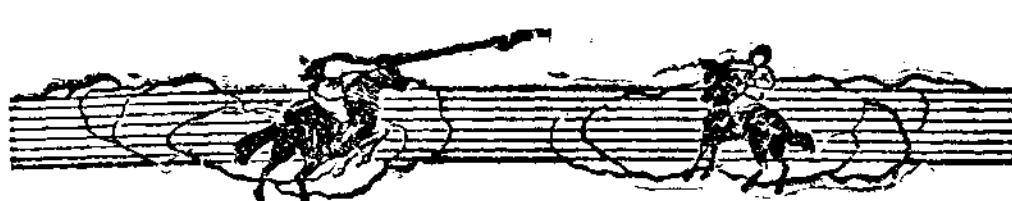
蘭 茜

口治氣閼法 與人口角。一肚閼氣無處發洩。用抽氣機重抽數下。自平。

口止血法 誤傷出血。揩去復出。可厭殊甚。若將破碎之部用力擠壓。血

盡自愈。

口誤吞鐵針治法 用磁石一塊。含在口中。或塞入肛門。即能將針引出。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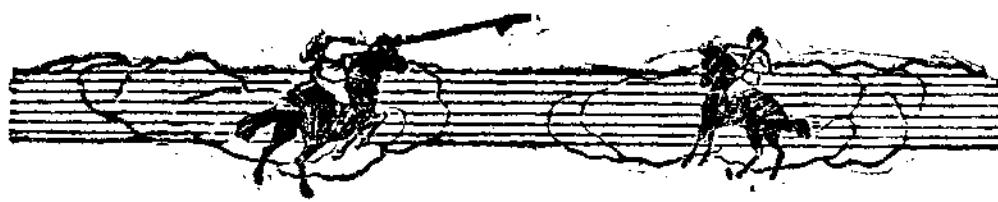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回 述奸情氣壞小豪傑 宣戒律槍殺三師兄

話說歐陽后成見方振藻說當今之世。沒有能使他死的人。卽隨口問道。祇要沒人能死。你便可隨意犯戒。不要緊嗎。方振藻搖頭晃腦的說道。我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沒有法力的時候。還有些兒顧忌。王法。於今王法既奈何不了我。還管他甚麼。戒不戒。高興怎麼便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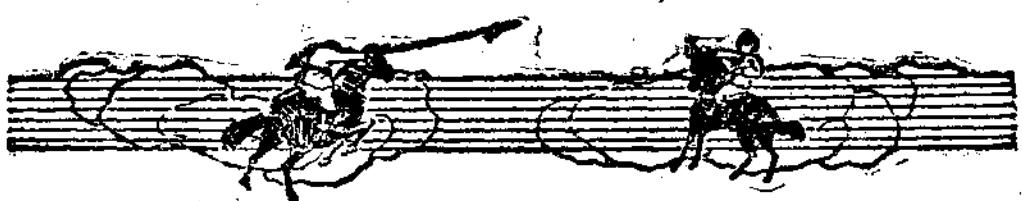
歐陽后成忿氣說道。然則祖師收了你這種徒弟。不是罪過嗎。王法能容。你但怕祖師不能容你。方振藻仰天大笑道。祖師多年不問我的事。了。並且祖師若不容我。他自己就得先破殺戒。他自己既能破戒。又何能不容我這破戒的徒弟呢。后成聽了這強詞奪理的話。更加生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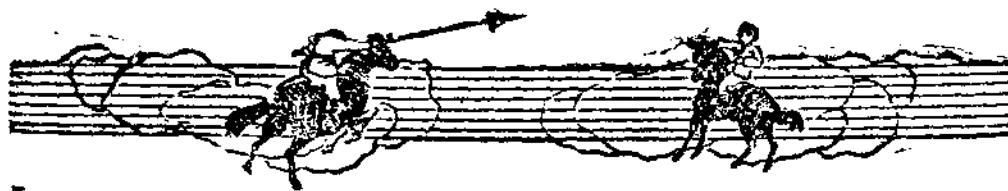
祖師就能容你我。也不能容你。你若再不懺悔。我必替祖師除了你。這敗類方振藻翻起白眼。望着后成冷笑了一聲道。你配麼。你這點微末道行。那裏夠得上說這話。后成道。好。你果真怙惡不悛。我自有夠得上的。這一日方振藻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等你一百年。罷怕了。你還是方振藻嗎。后成剛待回答。陡覺得耳裏有人呼着自己的名字說道。你懷中預備殺虎的東西不能拿出來。殺人麼。后成恍然明白了。從懷中拔出那手槍來。槍口才露出。就轟然一聲響。祇見方振藻哎喫了一聲。兩手一張。向後便倒。后成倒吃了一驚。暗想慶老伯教我要開放的時候。須用食指鈎動槍機。怎麼我才拔出來。便響了呢。並且慶老伯曾教我開放時。應如何瞄準。方能打着要打的東西。剛才我並沒瞄準。怎麼一響。便真個把他打死了呢。心裏一面疑惑。兩眼一面看方振藻。仰



倒。在。地。下。胸。口。吐。出。鮮。血。來。睜。開。兩。隻。火。也。似。的。紅。眼。望。着。自。己。兩。手。
在。地。下。亂。抓。好。像。痛。苦。得。忍。耐。不。住。似。的。兩。腳。祇。管。一。伸。一。縮。把。山。土。
擦。了。兩。條。坑。后。成。本。來。絲。毫。沒。有。殺。方。振。藻。的。心。思。平。日。爲。人。也。沒。有。
這。日。這。們。容。易。生。氣。糊。裏。糊。塗。的。竟。做。出。這。種。非。常。的。事。彷。彿。如。做。了。
一。場。惡。夢。這。時。一。看。方。振。藻。的。慘。酷。情。形。不。由。得。心。中。又。是。不。忍。又。是。
悔。恨。孟。浪。渾。身。不。由。自。主。的。抖。得。手。槍。都。掉。在。地。見。方。振。藻。兩。眼。活。
動。尙。不。曾。死。不。禁。走。過。去。雙。膝。跪。下。失。聲。痛。哭。道。我。該。萬。死。我。自。己。實。
在。不。知。道。何。以。忽。然。這。們。糊。塗。方。振。藻。悠。然。長。歎。一。聲。說。道。你。也。用。
不。着。哭。數。由。前。定。並。不。是。你。忽。然。糊。塗。我。自。作。自。受。與。你。無。干。不。過。我。
和。你。雖。不。是。師。生。也。有。一。番。指。導。的。情。誼。我。今。日。如。此。結。果。我。身。後。未。
了。的。事。你。應。該。替。我。辦。了。你。能。答。應。麼。后。成。拭。眼。淚。說。道。師。兄。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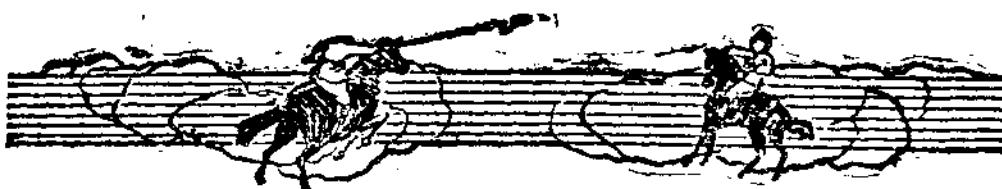
的事。我自應代辦請師兄吩咐罷。方振藻就地下微微的點頭道。我在南京強佔人家的妻子。雖有好幾個。然我自從誘好了陶家姨太太之後。那些地方我都斷絕了。不曾去各人的丈夫也都閑聚如初了。惟有明媒正娶的三房家室分做三處住了。我平日有的錢到手就用。沒一些兒積蓄。這三房家室我死之後毫無依靠。年紀雖都不甚大。又無生育。本不難另嫁。祇是與我夫妻一場。三人都不會有差錯。我臨死不能不給他們幾兩銀子。或守或嫁聽憑他們自便。我打算每人給五百兩。銀子。你得代替我籌措一千五百兩在三日之內分送給三人。你能答應。我麼。後成聽了。很覺得爲難。暗想我自己還是寄人籬下。衣食都仰給於慶老伯教我。從那裏去籌措。這們多銀兩呢。上次要我籌五百兩。由慶老伯如數拿出來。我心裏已很覺不安。於今更多了兩倍。難道還



好意思向慶老伯開口嗎。方振藻見后成躊躇不能答白，即忿然說道。
你不能答應也得你答應來生再見。說罷兩脚一伸，兩眼往上一翻，竟
咽氣死了。后成呆呆的望着屍體，流淚一時不知要怎麼才好。就在這
爲難的當兒，忽聽得石岩裏有人咳嗽一聲。后成不由得吃驚，回頭看
時，祇見一個風神飄逸的少年，寬袍緩帶，從石岩裏從容走了出來。面
上帶着笑容，向后成說道：「好孩子，能替我誅鋤兇暴，也不枉我成全你。」
一番話，后成這時已看見岩中石桌上的骷髏沒有了，心裏已明白這少
年便是祖師。連忙掉過身，仍舊跪下叩頭道：「弟子一時糊塗，做夢也似
的幹出這樁逆倫的事，千萬求祖師慈悲，救活師兄的性命。」少年正色
說道：「你師兄的行爲，你會知道麼？」后成伏地答道：「曾聽師兄自己說過。
少年道：「你聽了覺得怎樣？」后成道：「覺得師兄不應該那們犯戒。」少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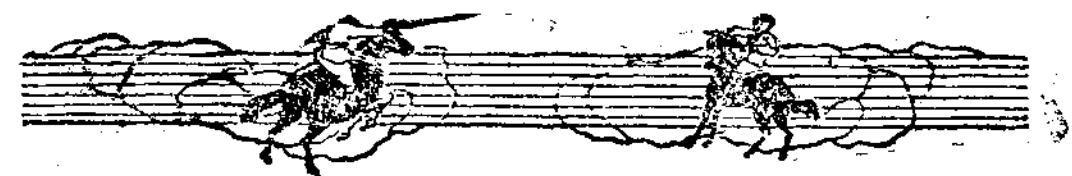
犯戒便得犯咒。你知道麼？后成道知道。少年笑道：「你既知道，爲甚麼又求我救活他的性命？」后成道：「師兄犯戒是應得犯咒。然弟子受了師兄的好處，論人情物理似乎不應該死在弟子之手。因此求祖師慈悲。」少年大笑道：「你至今還以爲你師兄是死在你手裏麼？」你起來搜你師兄身上看可有甚麼東西？」后成立起身來，挨近方振藻屍旁，彎腰在方振藻身上摸索了一會，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一看信面上寫着遺囑兩個字，心裏不禁又是一驚。兩手嚇得抖個不住，不敢抽出信封裏面的東西來看。少年在旁喊道：「遺囑是給你的，怎麼不開封瞧呢？」后成祇得戰兢兢的開了封，抽出一張字紙來，祇見上面寫道：

后成吾弟吾於三年前已知有今日之罰，祇以造孽過深，不容懲悔。後事須吾弟代二十年後當俟吾弟於天津。祖師垂戒極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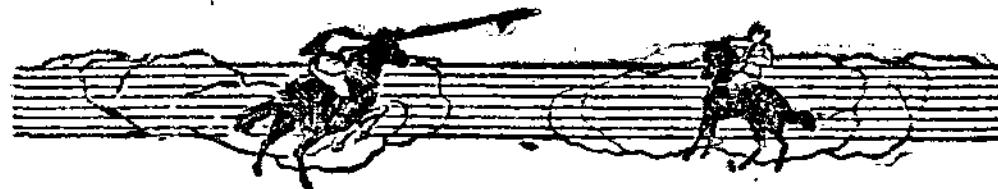


甚不可忽。今日之事，即是後來者之榜樣，慎之慎之。

紙尾署方振藻手書五字，后成看完已是汗流浹背。少年指着方振藻的屍道：「裝殮掩埋是你的事，你須永遠將這情形放在心上。」后成正想問遺囑上怎麼有一二十年後，俟我於天津的話，還不曾說出。一轉眼就見紅光一閃，照得岩石裏面通紅。少年已不知去向。再看岩中石桌上，仍然端坐一具骷髏骨，后成恭恭敬敬的在岩口朝裏面拜了四拜。心想這裝殮掩埋的事，惟有回去求慶老伯。就是那一千五百兩銀子，暫時也祇好向慶老伯借用將來。由我賺了錢，如數奉還，想罷。收了遺囑，戒條拾起手槍揣好，對着方振藻的屍哭道：「師兄請耐心，在這裏等一會，我就來送你入土。」說畢下山，還沒走到山腳，即見前面有八個人抬一具棺木，後面跟着一個騎馬的，五六個步行的。后成初以爲是來這



山上進葬的仔細看時那騎在馬上的不是別人正是慶瑞心裏疑惑道我昨夜起更時候才從慶老伯家來此修煉並不會聽說衙裏死了人這棺木裏面裝的是誰呢哎呀這棺木的蓋還不會封好是空棺木麼難道慶老伯已知道我師兄被手槍打死了嗎后成一面心裏猜度兩腳往山下迎上去行到切近后成正待向慶瑞訴說方振藻的事情慶瑞已因上山不便騎馬跳下馬來說道不用說事情我已知道特備了棺木前來裝殮的后成更加疑惑問道事情才出祇有這一刻兒工夫這山上又沒有旁人能去老伯那邊送信老伯怎得知道得這們迅速呢慶瑞邊攏了后成的手上山邊笑着說道豈待此刻才能知道在三年前你在我那裏拜師的時候早已知道有今日的事了當日拜師的情形你就忘了嗎你那時答應成全他今日果然在你手裏成全了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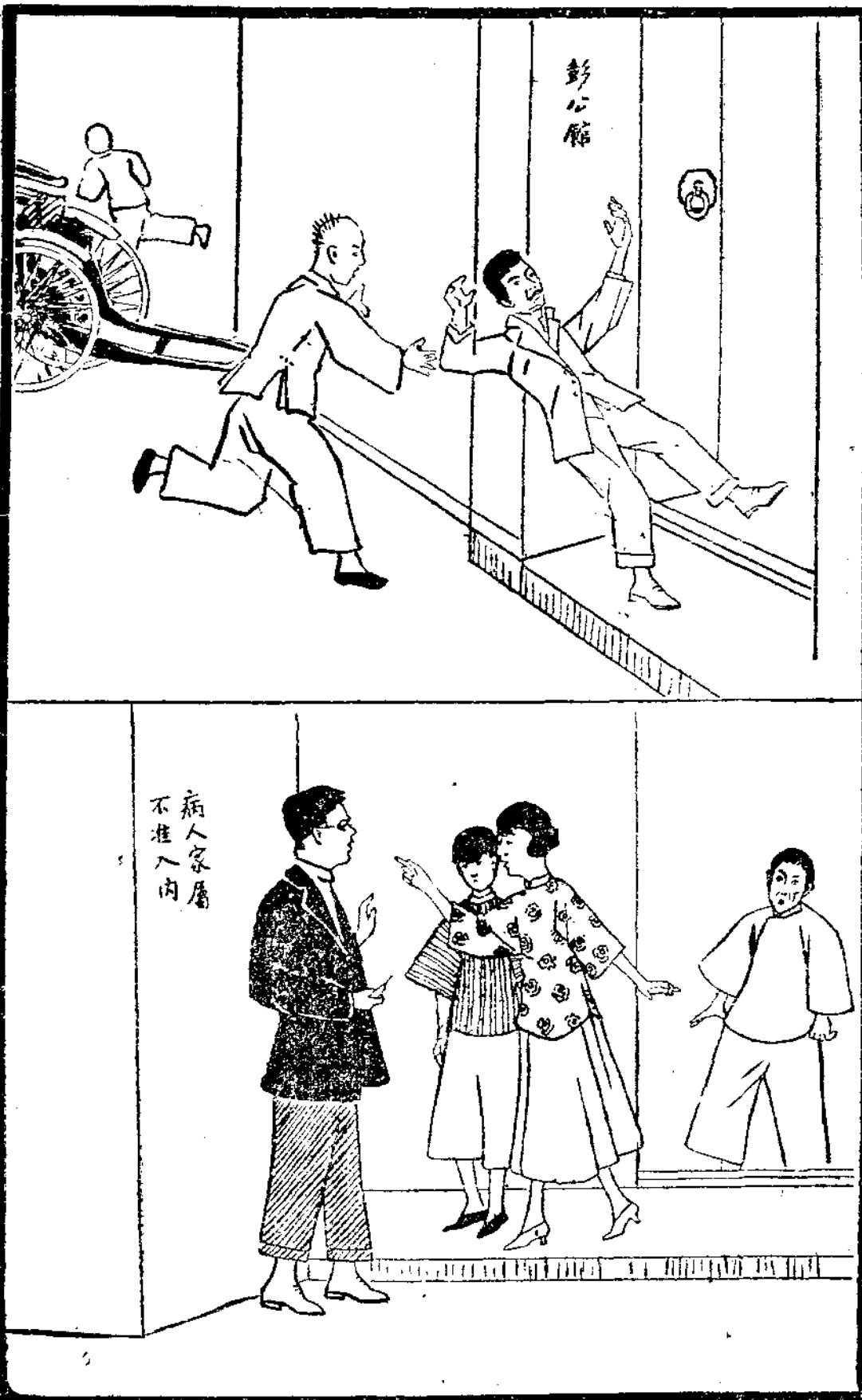


成聽了。不覺悚然說道：「小姪那時正覺得師兄的舉動很奇怪。師兄本來一次也不會和我見過面，却忽然會問我認識他不。認識他的話，那時尚以爲他有些失心瘋的模樣。後來老伯追問小姪，老伯也沒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我若早知有今日這一刻，早就應該避匿不和師兄見面了。」慶瑞笑道：「老伯小姪的稱呼，從今日起應當收起，另換一種稱呼。才是你知道我是你甚麼人。」後成愕然了半晌，說道：「我知道是家叔至好的朋友。慶瑞搖頭道：「稱呼是以比較親厚些的爲準。我和令叔固然也是好朋友，須知我和你更是同門的兄弟。你此後見面應呼我爲二師兄。今日應了咒神，死在這山上的，是你的三師兄。你三師兄的本領雖沒有甚麼了，不得不以你此刻的本領拿來和他比併十個。你也敵他不了。祇因祖師不肯輕開殺戒，就爲今日的事才收你做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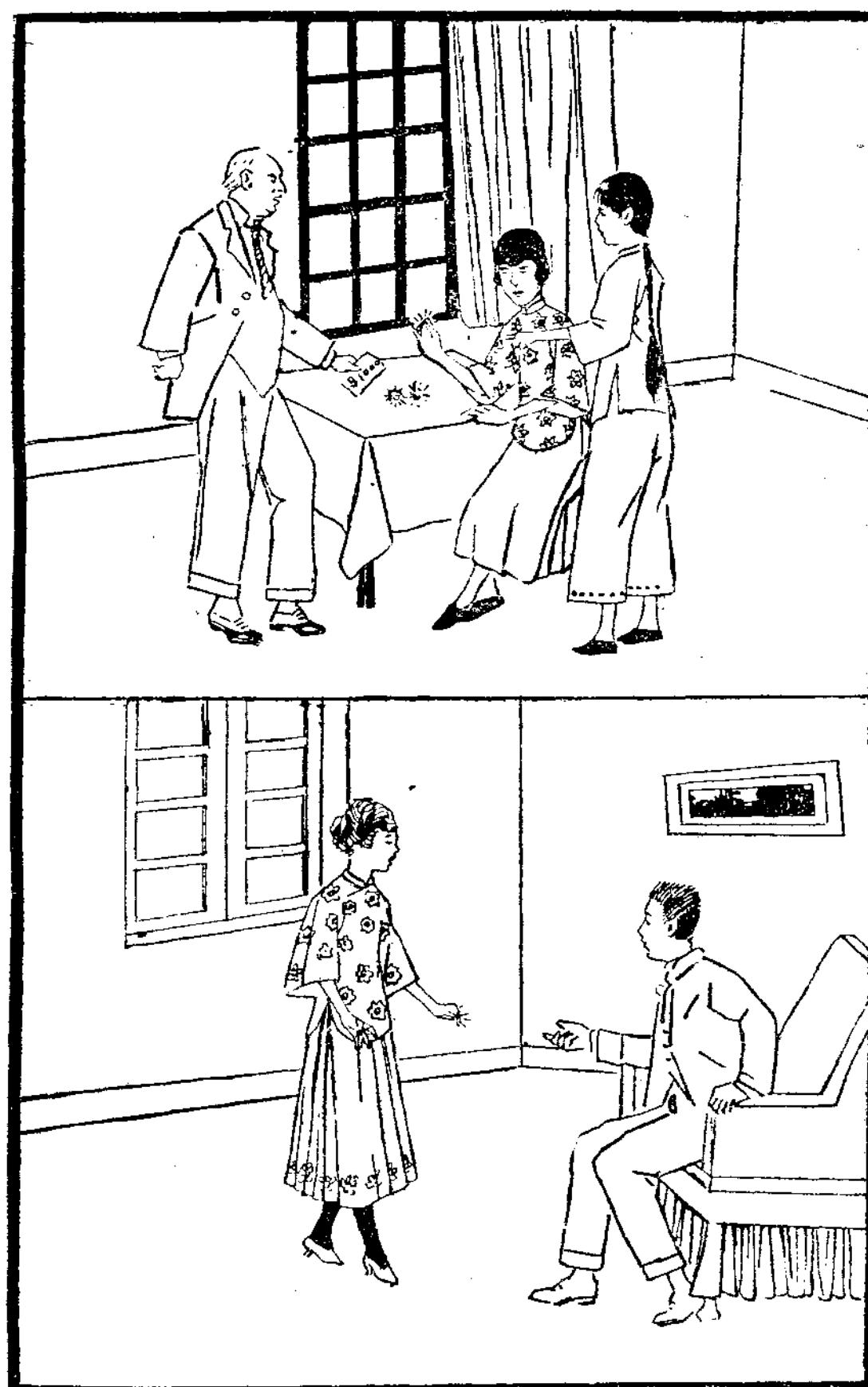


你不遇這種機緣，好容易列入祖師門牆嗎？說着話，已到了方振藻屍旁。慶瑞朝着屍體作了三個揖，揮淚說道：「三弟英靈不遠，身後的事有我在盡可放心。二十年後仍是今日成全你的人來成全你，安心去罷。」后成看方振藻的兩隻紅眼自中槍倒地後，兩眼向上翻起，直至慶瑞到來不曾合攏。慶瑞剛揮淚說完這幾句話，兩眼登時合下來了。慶瑞指揮跟隨的人，將帶來的衣服替方振藻裝殮，並教扛抬棺木的人就在石岩旁邊掘一個深坑，裝殮停當，即時掩埋起來。不多一會工夫，已七手八腳的做了一個墳堆。慶瑞見已葬好，才帶了后成和衆人回衙。后成偶然想起方振藻今早曾說，拿住了兩個小尼姑監在衙裏，遂向慶瑞說道：「三師兄說，昨夜拿住了兩個女刺客，於今三師兄已經去世。二師兄打算怎生發落呢？」慶瑞停了一停，笑問道：「他已將詳情對你說了？」

第八十五回 入醫院彭少爺飲彈



第八十五回 走洋行張小姐吃虧



新 歎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八十五回 入醫院彭少爺飲彈 走洋行張小姐吃虧

楊太太陡聞彭次珊被人鎗殺之信。這一急非同小可。面色頓時變了一把抓住曹媽的手。顫聲問他究竟是什麼話。曹媽也氣喘呼呼的說道：我剛到彭公館裏見他們一班人十分碌亂。我問二少爺回家沒有。他們對我說二少爺性命也不知有沒有。你還在這裏瞎纏三官經呢。我驚問他們什麼話。他們告訴我二少爺剛從別處回公館。因爲汽車夫阿三吃了官司。新車夫還沒用進。所以坐的黃包車。不意走到離自家公館不到三間門面的地方。陡然有個人對準他連開三鎗。把黃包車的靠身板都打穿了。少爺跳下車來。連竄帶奔的逃回公館。那時一班。

底下人都在門房間裏接小龍玩耍。祇見少爺面色白得同紙頭一個樣兒。手捧着肚皮褲襠裏血往下滴。跨進門房間。一隻腳還在門檻外面口中叫聲不好了。就此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們都慌得手足無措。後來黃包車夫趕到他們方知道。所以然及至追出去時。兇手已不知逃往那裏去了。連巡捕都沒有看見。現在他們已將二少爺送往醫院。究竟有礙無礙。恐怕除了天老爺之外。誰也不能夠曉得。咧楊太太聽說。驚得話都講不出了。半晌方急出一句話說。這便如何是好。你爲什麼不先到醫院裏去看看他呢。曹媽說。我得了信來不及要趕回家告訴太太。那裏還能夠往醫院中去探望二少爺。連醫院在那裏都沒有打聽出來呢。楊太太就催曹媽馬上去打聽明白了回來告訴我。最好先到醫院裏看一看。不曉得那地方我能去不能去。如若能去。我也想親去看看二少爺呢。曹媽聞言對楊太太看了一眼說。太太你自己要去。不怕被旁人看見嗎。楊太太搖頭說。那也

沒法想我病的時候他尙且來看過我現在他受了傷我焉能不去看他不然也對人不住的呢曹媽聞言暗地搖頭楊太太肚中真是愁腸栗六心緒萬千耽心次珊的傷勢究竟不知有無性命之憂醫院裏面自己不知能去看他不能去看他萬一不測竟連最後的一面都沒同他見過想來更覺傷心而且還有一件事更加想不得想來一定要懊悔殺因爲次珊好端端的在京裏住着是自己寫了信喚他來的雖然祇見過一面但現在這場岔子却出在上海倘他不到上海來就不致有這場禍了照此說來自己豈不成了個罪魁禍首嗎這件事更一輩子對次珊不住非但對次珊不住更對次珊的列祖列宗不住呢他胡亂想了一陣還不見曹媽回來真是千分焦灼萬分不耐好容易等回來了楊太太急問端的曹媽搖搖頭說一少爺仍沒見着呢楊太太驚問其故曹媽說我到了彭公館他們

告訴我醫院裏是不能去的。我不相信他們的話。打聽清楚了地方。再到醫院裏。果然不許我進內。說連巡捕房裏的人要調查案情不准入內。別說是我們了。據醫生傳出來的話說。二少爺傷勢非輕。肚腸已斷。不受激刺。或可保全。若受激刺。或者多說話。多勞動。性命就恐難保。所以無論親戚故舊都不許進見呢。楊太太聽了。說不出的難受。若是他一個人在房裏。真的要哭出來了。曹媽又道。探望二少爺的還不止我一個。楊太太說。這是當然。他家裏一定也有人要看看他傷勢的了。曹媽道。也不是他家裏人家裏人。因醫生關照不能見。除幾個當差的在那裏候信之外。其餘都回去了。現在那個要看二少爺的。乃是一主一婢。兩個二十三左右年紀。很時髦的姑娘。醫生不許他進去。他就同醫生相罵。差不多要打醫生的嘴巴。寬得什麼似的。旁邊人見了。都背後搖頭。不知是二少爺的什麼人。楊太太聽言。怔了一怔。徐徐說。大約是他們的親戚罷。曹媽搖頭道。若是親戚。一定有

個稱呼。醫生問他們什麼親戚。他們都回答不出。只鬧着要親見二少爺的面。別人笑他。他也不管。我們都當做巴戲看。所以工夫也耽擱得久了。當我動身回家時。他們還沒有走。不知後來怎樣了結哩。楊太太聽了一語不發。喚別個娘姨上來。問他老爺腿傷怎樣了。你陪我下去看看他罷。曹媽也不做聲。他適間那一番話。並非造謠。實在是真有其事。那醫院中探望次珊的一主一婢。不須交待。當然就是張大小姐同才寶兩個。他所以這般急於要見次珊一面者。倒也不單爲愛情作用。還另外有一樁不了之事呢。你道爲何。且待鄙人從頭敘起。原來那一天大小姐截留次珊的一隻金鑄鑽戒。原本是出於調笑。未嘗真有要奪他東西之心。不過大小姐素來有一種小孩子脾氣。書中早已表過。他拿了這一隻金鑄鑽。就生出無數的幻想。以爲自己現在同次珊這般要好。將來一定要結婚的。結婚時候。交換戒指。指他給我的。當然就是這一隻。我換給他的。如若價值太不如他。

了。豈不被人恥笑。不如拿他到自己素日買慣珍珠寶石的一家得利洋行中給外國人去估一估。究竟價值多少。讓我好早有預備。他對次珊說的。娘那裏也有一隻。要將這隻比一比。却是一派胡言。諸位休得信他。當其時。太小姐肚中轉到這個念頭。就和才寶商量。才寶本是個奉承主人意旨的慣家。聽他這般說。那有不滿口贊成的道理。到第二天。他主婢雙雙打扮齊整了。花葉交輝的同往得利洋行而來。洋行中人看見坐汽車的主顧。當然竭誠招待。洋行大班叫大拉司。此時正陪着一班閨客。談三十幾萬銀子的金鋼鑽交易。沒有工夫。大小姐只好暫時等一等了。好在婦女們進了首飾鋪。彷彿小孩子到了玩具店裏似的。東看也好。西看也好。這個也愛。那個也愛。買雖不能買。他看也要看一會的。所以雖然耽擱些時候。還不覺十分厭煩。大小姐這邊看到那邊。竟看中意了一對金鋼鑽戒。指比自己手指上的略小一圈。顏色甚為白淨。鑲式很別緻。兩隻一個樣兒。是成

對的。大小姐教店夥拿給他觀看。原來戒籠還一大一小，天然預備着男女兩人同帶的呢。大小姐拿小的一隻試試自己手指恰巧正好。再拿次珊瑚的一隻比那大的。也是一般粗細。不由心裏好笑。想天下那有這等巧事。店夥見大小姐拿這兩隻戒指。翻覆把玩。當然攬掇他買成功這一票交易。說這是來路鑲的。上海決沒有這種好手段。鑽色也好。價錢不貴。差過了被別人得去。將來不知要幾時再能夠買他得着呢。大小姐就問價錢多少。他說每隻五個克拉。賣一千五百塊洋錢。只三百塊錢一個克拉。鑲工奉送。那豈不是便宜到極點了麼。大小姐還未回言。恰值大拉司談話已畢。送客人出去。回進來看見大小姐。笑嘻嘻對他點點頭。又見他手中拿着這兩隻戒指。就說啊。這是我們新近到的最新式最好的戒指。你這位大小姐眼光畢竟不差。現在還是外國原來碼子。我們一點兒沒有漲價。買了他實在便宜得很呢。原來這大拉司講得一口好中國話。隔壁聽之。誰也辦

不出他是外國人。所有洋行中主顧。小戶頭由店夥招待。大戶頭都是他自己招待貴家眷屬。認得的着實不少。做生意也是一等好工夫。大小姐被他說得笑起來。你嘴裏說說。沒有一件不是很便宜的。但是教別人估估。又沒有一件不是貴得很了。我不相信你的話。大拉司也笑說。你不相信可以教他們也拿出東西來比較比較。究竟是誰的好誰的不好。誰的便宜誰的不便宜。那就容易明白得很。中國人有句老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你知道不知道。大小姐同才寶兩個。覺這黃眉毛綠眼睛的人。說起話來。同上海老白相一個樣兒。忍不住心中好笑。彼此不約而同。拿手帕掩住了口。格格笑個不住。大拉司也含笑望着他們。原來他說中國話過於好了。往往彼聽的人笑他。然而他並不以笑爲辱。反以笑爲榮呢。大小姐笑了一陣說。且慢談生意。我有粒鑽請你估一估。究竟價值多少錢。說時便將次珊瑚鑽戒遞給大拉司。大拉司接到手中。就把個葫蘆頭連搖幾

搖說。這是。沖。藍。光。不。希。罕。的。價。值。也。同。黃。光。差。不。多。反。不。敵。白。光。的。值。錢。你。那。裏。
買。來。的。現。在。我。這。種。貨。久。已。不。辦。因。爲。賣。出。去。有。損。牌。面。你。看。他。光。彩。這。般。好。不。
到。半。年。就。要。回。黃。現。在。還。是。新。鑲。用。藥。水。製。過。了。所。以。光。彩。好。看。但。那。裏。能。夠。逃。
得。過。我。們。內。行。人。的。眼。光。呢。大。小。姐。聽。了。心。裏。倒。有。點。兒。活。絡。因。爲。次。珊。祇。告。訴。
他。家。傳。沒。有。說。請。來。歷。也。許。他。上。別。人。的。當。買。了。次。貨。現。在。被。外。國。人。看。出。來。了。
忙。問。然。則。你。估。估。他。究。竟。價。值。多。少。呢。大。拉。司。皺。皺。眉。頭。說。馬。上。就。脫。手。可。以。值。
二。百。五。十。塊。錢。一。個。克。拉。若。待。日。久。變。黃。之。後。可。就。還。要。打。點。兒。折。頭。暫。時。我。也。
說。不。定。呢。大。小。姐。就。叫。大。拉。司。算。算。這。顆。鑽。共。有。多。少。克。拉。大。拉。司。從。懷。中。取。出。
一。桿。小。尺。四。週。量。一。量。用。鉛。筆。一。陣。算。說。一。共。十。四。個。克。拉。另。六。若。將。他。調。換。我。
這。兩。只。戒。指。還。可。以。找。給。你。五。百。五。十。塊。洋。錢。你。願。意。不。願。意。大。小。姐。聽。了。不。由。
心。中。一。動。他。想。自。己。正。打。算。買。這。一。對。戒。指。一。隻。給。次。珊。一。隻。自。己。帶。不。過。馬。上。

要弄三千塊洋錢倒也不十分容易現在外國人既然肯和我交換還有五百五十元找給我雖然這一隻戒指是次珊瑚的不知他肯不肯但此戒日後他終得給我給了我儘可由我調度現在不過遲早間事我就做個主先替他換掉了也未爲不可況且戒指拿出去一隻拿進來一對省得一隻戒指他帶我帶奪不平均還不如換一對來各人一隻的較爲爽利至於找出五百五十元塊錢還可以供我幾天用用自己眼前正當急錢頭上得之也不無小補呢他想來思去覺惟有如此方是個最好的法兒不過才寶的主見却和他略有不同他說外國人瞎三話四一定是想趨我們的便宜貨小姐除非他換一對戒指另外再找一千塊錢給我們休得換給他大垃司吐舌頭說一千塊錢那裏找得出我因爲你們是老主顧纔肯和你們掉換的老實說我們的是熟貨你們的是冷貨熟貨容易脫手冷貨不容易脫手做生意人都是怕拿冷貨的所以不是你們來我還不願意

換呢。不過既如此我加你們一百五十元算了。七百元罷。大小姐聽才寶居然能討價還價。心裏非常贊成。暗想他實在是個精靈鬼。我的帽子幾乎被外國人抓了去。現在他也已一百五十元加上了。不如再硬一硬。也許還有點兒找頭呢。因說七百元我也不換。非得一千元加足不可。大拉司笑說。天下那有這等好的賺頭。我們做金鋼鑽生意。利息最苦。還拉不到八厘錢的買賣。那有這許多上落。七百元說不定還要蝕本。那裏再加得起三百塊呢。也罷。我現在拚一拚。預備受東家的埋怨。就特別加添一百元。共成八百塊錢。這是出門盤子。再多我不能答應的了。大小姐聽言。心中遲疑不決。頗有答應之意。被才寶岔出來說。少一個不成。非得一千元貼足不可。大小姐聽他這般講。也只得再熬一熬。大拉司拍拍才寶的肩胛。笑說阿姐。你倒利害。老招牌真不二價。我今天偏要作成你們的生意。依了你一千元罷。東家若不答應。我自己認賠就是了。大小姐主婢聽他答應了一千

元。彼此都喜出望外。便鄭重將鑽戒收入鐵箱。取出一千元鈔票。并兩隻裝戒指的象牙匣。一併交給大小姐。大小姐命才寶收好鈔票。兩隻新戒指。一隻套在自己手上。一隻安在匣子裏。和另一空匣都置在他手攏的銀線袋中。主婢倆喜孜孜的出來。坐上汽車。大小姐罵才寶你這精靈鬼。沒你幾句話。我險些兒答應外國人五百五十塊錢換脫了。這四百五十元多頭。倒是你的大大功勞呢。但不知你怎樣想得出教他找我們一千塊錢的。莫非你曉得這隻戒指的價值。能要求他貼一千元嗎。才寶說我也不曉得這戒指值不值。但昨兒你不是教我設法替你弄一千塊錢用。我想現在趁此機會。就要他一千元。終算替你設法了。所以我特地討他一千塊。少一個不成。現在居然被我們敲足了一千之數。我的責任也可卸掉。以後再有這種事。求求你還是另請高明罷。大小姐笑罵他促狹東西。原來你還從昨兒那句話上發生出來的問題。可惜我沒有教你弄二千。不然你難

道也想在外國人身上出產嗎。才寶笑說這個自然。大小姐對他扁扁嘴。主婢兩個真乃是樂極忘形。歡天喜地的回來。這天次珊到他那裏去時。大小姐就拿那隻大鑊兒的戒指送給他。並將自己的一隻給他觀看。說我特地託人到外國去買這一對戒指來和你兩個人分帶的。次珊雖明知他是吹牛。不過有東西送他。當然歡喜。大小姐也沒將拿他那一隻藍白光去換來的告訴他。次珊見大小姐不提自己也不敢先說。隔了兩天。大小姐老不對他談那戒指的話。也不拿出來還他。次珊耐不住了。只得先開口探他說。那天你說拿我一隻鑽戒去同老太太的相比。現在不知比過了沒有。大小姐對他笑笑說。老太太歡喜這戒指。我已經代替你孝敬他了。次珊吃了一驚。強笑道。你別打哈哈罷。那是我家裏祖傳的東西。不能不拿回去呢。大小姐佯嗔道。什麼話。那管你祖傳的不是祖傳的。難道這一點東西。丈母歡喜。女婿孝敬不得嗎。次珊聽他這般老實不客氣。倒也拿他

沒法想楞了一會說別的東西當然可以。其奈這是祖傳之物真送不得別人大小姐仍堅執說我要送就送了。祖傳的希什麼奇況且這金鋼鑽也不是中國出產都從外國進來的。至今也未有多少年就算你祖傳大不了也是你老子手裏買下來的東西未必是歷代相傳的祕寶許多人產業尙且賣了何況這點兒東西呢。這句話倒駁得次珊無言可答。因爲他新近還賣掉一處房產。這是大小姐曉得的。所以此刻被他說得頓口無言。呆了多時始說此物不比房產房產多了自己住不下能夠賺錢賣掉這裏可以買別處的。這不過是手指上帶的一隻戒。指留留記念那能和房產同論呢。大小姐微笑說你不當房產同論我偏要與房產同論房產既然可以賺錢賣了這裏買別處戒指難道不能夠賺錢買了這個買別個嗎。老實告訴你這戒指也不是我們老太太拿去的是我自己將他賣了。買這一對戒指你已承受了我一隻去以一個換兩個難道還算沒有賺錢嗎。次

珊聽了驚得面色改變。因爲這戒指並不是他自己之物。乃是楊太太贈給他的。新近楊太太還打發人來喚他。自己因爲戒指不在手上。恐他見了動問。所以託故未往。那禁得現在被他賣掉。將來還有何面目再見楊太太之面。這還在其次。他給我的一隻和他自己所帶的那隻戒指最多。也不過值了二三千元之數。楊太太那顆藍白光鑽不但東西比他值得多。而且價值也要加上兩倍。少說說一萬塊錢。休想買得。他動不知他什麼價錢賣掉的。若祇換得這一對戒指。可不是吃了三四倍的虧。嗎。心中一急。說話的聲音也顫了。道。你。你。你。休。取。笑。罷。我。這。戒。指。值。一。萬。多。你。那。兩。隻。還。不。滿。三。千。無。論。如。何。你。未。必。肯。蝕。了。本。去。換。別。人。的。大。小。姐。嗤。之。以。鼻。說。你。別。吹。牛。罷。一。顆。沖。藍。光。的。鑽。所。值。幾。何。誰。肯。出。一。萬。多。買。你。的。我。價。錢。已。賣。足。了。才。寶。你。道。是。不。是。才。寶。看。見。次。珊。的。面。色。聽。他。說。話。的。語。氣。已。知。道。此。事。有。點。兒。尷。尬。聞。言。不。敢。接。口。次。珊。也。問。大。小。姐。誰。告。訴。你。我。那。粒。鑽。

是沖藍光的大小姐從寶說出是得利洋行大拉司講的。並將兩方面對換。找進一千大洋也對他說了。次珊急得只是頓足說：你們上了外國人的當咧！這蹬我們極少要吃虧。六七千洋錢教我心中怎能甘服。說罷連連搓手。大小姐至此方相信自己真上了別人的當。對才寶看看。才寶也對他看看。主婢兩個面面相覷。不知想出什麼法子來。且待下回分解。

乳水不足 現下強壯肥美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此孩前曾 敝局每日收到感恩之父母稱頌嬰孩自己藥片之
謝函多封茲刊錄浙江平湖電話公司陳福綏先生
之證書如左云



晝夜悲啼
形容枯瘦
此孩前曾
晝夜悲啼
形容枯瘦
緣內子產後失調以致乳水不足而小兒晝夜悲啼
不安枕席遍身發熱形容枯瘦羣醫束手及試服嬰
孩自己藥片立即見效服用未久諸恙悉去身體強
壯矣足見貴局慈心濟世有益於社會豈淺鮮者如
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卽郵寄郵票大洋
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
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烏鵲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力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病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商

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獨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一無二之聖藥也

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茶湯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過門即寄藥目遇

藥房種德自然收善果漫云淨利
在商場 江頭人發

獎章一等媒金光輝耀高標大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

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

字距尚會讀音支取

一冊或數冊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校稿者請遷寄上潤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大名商號

請注意

包皮紙對於寶號之營業有密切關係，務必求其精美。

上海
紅屋
世界書局承印部啓

